

著 岑 爾 赫

譯 金 巴



劇戲的庭家個一

刊叢活生化文

XXVI



赫爾岑像
K. Gorbunow 繪

劇戲的庭家個一

A. I. HERZEN

譯 金 巴

王
主
任
贈

刊叢活生化文

種六十二第

目錄

前記	一
關於作者和這本小書	二
一八四八年	三
一八四九年	六七
一八五一年	七九
一八五二年	一三一

前記

一個家庭的戲劇是赫爾岑的回憶錄的第三篇，在一八五八年寫成，始終沒有發表。只有幾個親密的友人讀過作者的原稿。作者在一八七〇年去世，但是在二十世紀的開始A·布呂克勒爾寫俄國文學史時，還說：『難道作者的家屬會使我們永遠見不到娜達麗的歷史的這一部分嗎？』許多人都以為沒有見到牠的機會了。

後來在一九二一年，作者的我的過去與思想的俄文完全本在柏林出版，居然出乎我們意外地將這一部分收在裏面。接着四年以後英譯完全本又在倫敦出版。我們現在可以見到這篇用血和淚寫成的『家庭的戲劇』了。

我早就發願要把這本小書翻譯出來，（自然是根據英譯本）不過這是一件超過我的力量的工作。我沒有作者那樣的學力和文筆，我不配介紹他的著作，況且這又是一個 *Study of the psychology of passionate emotion*.（這是我妄加的不適當的評語，也許可以譯作激情之心理的研究。）或者用作者自己的話，這是一個『心理病理學的故事』。現在我竟然不量力地勉強完成了這個工作。我希望這個不成功的嘗試還能夠把原作的精神多少保留一點。

關於作者和這本小書

亞歷山大·赫爾岑 (A.I. Herzen, 1812—1870) 是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俄國解放運動的智的領袖。馬沙立克在俄羅斯的精神中，說他是『個人主義者，聯合主義者，自由社會主義者。』他的生涯裏充滿着波濤。他生在一個莫斯科的富裕人家，二十二歲時因研究社會主義被捕，處了六年的流刑，後來回到莫斯科，但不久又被流放到他處。過了兩年，一八四二年回莫斯科，他在那里一直住到一八四七年，便離開俄國，到意、法、瑞士等國。一八五二年定居倫敦，創辦俄文印刷局，並先後刊行北辰和鐘兩種刊物，攻擊俄國專制政治及其一切反動的設施，對當時的俄國青年有着極大的影響。克魯泡特金在

自傳中說：「赫爾岑的文體之優美，屠格涅夫說他是用血和淚寫文章的，在俄國再沒有第二個人這樣寫過。」思想之廣大，以及他愛俄國之深切，使我受着無限的感動，我再三誦讀不忍釋手。後來克魯泡特金在俄國文學之理想與現實中又論到赫爾岑的回憶錄，說這是「全世界的詩的文學中最優美的作品之一。」這一篇一個家庭的戲劇是在作者死後經過很長久的時間才發表的。屠格涅夫說這一篇「是用血和淚寫成的。」克魯泡特金說牠是「有着最高的美」的作品。赫爾岑一八七〇年在巴黎病歿，葬於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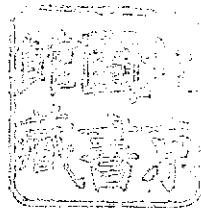
一個家庭的戲劇

一八四八年

「十分了解一件事情却沒有力量來應付牠——沒有毅力對甘苦同等地接受，而在苦面前退縮——這是可憐的！」（娜達麗●在一八四六年尾寫給阿加列夫●的信。）
「我很明白那一切，可是我不能使自己享受生活，連開懷也做不到，我明白我身外什麼

● 赫爾岑的妻子——譯者

● 俄國詩人赫爾岑的好友——譯者



東西是善，我尊重牠——可是只有一些陰鬱的東西留在我的靈魂裏，而且折磨着我。請你幫助我，陪着我說沒有一件東西使你滿足，沒有一件東西使你滿意，然後你來教我怎樣享樂，怎樣高興，怎樣使我快樂——我有着一切可以使我幸福的事物，只要我能夠發展我的這方面的能力。』這幾句話和我在別處引用過她的日記的片段都是在我們的莫斯科誤會時期的影響下寫的。她的憂鬱的方面又達到了最高峯；格拉諾夫斯基①——班人的疏遠使娜達麗十分沮喪；在她看來我們的整個圈子都崩潰了；只剩下我們孤零零的和阿加列夫在一起……一個差不多還是小孩的女郎，娜達麗愛她像愛自己的妹妹一般，她比別人和我們離得更遠。因此，以任何代價脫離這個圈子的事在當時便成了娜達麗的堅執的 *Idee fixe*（成見）了。

① 格拉諾夫斯基（1813—1885）俄國歷史家，他和赫爾岑因學術上的討論發生隔閡，莫斯科的誤解，

即指和友人們因誤會而疏遠的事——譯者

我們便離開了俄國。

最初是巴黎的新奇景象，其次是覺醒的意大利和革命的法蘭西，這些佔據了我們的全個心靈。個人的疑惑與猶豫全被歷史掩蔽了。

這樣我們住到了六月的日子。④甚至在那些流血的日子以前，五月十五日這天便打碎了我們的重新升起來的希望。

『二月二十四日⑤以來還不滿三個月，人們還穿着他們堆積障礙物時穿的皮鞋，然而法蘭西已經疲困了，她希望着屈服。』⑥十五日⑦那天並不會流血，這是一個預言

④ 指一八四八年六月革命，在二十三日二十六日四天裏巴黎工人與資產階級政府的國民軍在巴黎內外巷戰，失敗，被捕者有一萬多人，其中多數被槍決。——譯者

⑤ 這是指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二月廿四日巴黎臨時政府成立，宣布共和，國王路易·腓力布逃往英國。——譯者

⑥ 見我的法意兩國的通信。

着可怕的風暴的晴天霹靂。在那一天我似乎用一種銳敏的透視力看透了資產階級的靈魂，看透了工人的靈魂，我感到恐懼。我看見兩方面都非常渴望着流血——工人方面的集中的憎恨和資產階級方面的貪得無厭的自私。兩個這樣的陣營不能夠同時存在，每天如此接近地擁擠在家中，在街上，在工場內，在市場裏。一個可怕的血的衝突（牠帶來的不是什麼吉兆）逼近我們了。別人都不會看見，只有那些正在忙着促成牠的保守派明白；我的最親近的朋友都帶着微笑談起我的神經過敏的悲觀論。對於他們，拿起一支槍去死在障礙物上倒比勇敢地面對着事實容易得多；他們通常是不想去了解事物，只願意戰勝他們的反對者；他們願意確立他們自己的見地。

① 在五月十五日，羣衆侵入國會，在騷亂中宣布將國會解散，同時成立社會主義的臨時政府，未幾國民軍開到，將羣衆驅散。——譯者

② 六月革命可以說是國會促成的，國會要統治全個法國，而且他選出後的第一砲便是發布停閉國家工廠的法令，這更激起工人的惡感。——譯者

我逐漸和每個人都離開了。這含有着空虛的威脅——但是突然在一個大清早街中鼓聲響起來，羣衆在喧嚷，這宣告着那個大災禍開始了。

那些六月的日子和以後的日子是很可怕的；牠們造成了我一生的轉向點。我現在重複着我在這以後的一個月中所寫的幾段話：

「婦人哭着來減輕她們心裏的苦痛。我們却不知道怎樣哭。我願意用文字來代替眼淚——我不是要描寫和解釋這些流血的事實，我只想來談談牠們，把話語，眼淚，思想和苦楚儘情傾吐。我應該怎樣來描寫，來搜集證據，來判斷——我的耳裏還響着槍聲，馬隊的踐踏聲，砲車經過死寂的街上的隆隆聲；零碎的詳情在記憶中浮現——一個受傷的人躺在擔架上，一隻手按着腰；幾滴血緩慢地往下滴落，裝滿了屍首的大馬車，兩手被縛着的俘虜，巴斯底廣場上的大砲，香·熱里熱大街上聖·德尼門的兵營，陰鬱的黑夜：「守衛，注意！」我的腦筋在發火，我的血還在燃燒，我怎麼能夠描寫那些情形呢？

「抄着兩手坐在家中，不能夠走出大門外，只聽見在自己的周圍遠遠近近的槍聲，

砲聲，叫聲，打鼓聲，知道在你的身邊血在流着，人們被刀砍，被槍刺，就死在這些地方——這事情已經可以殺死一個人，或者驅使他變爲瘋狂了。我不會死，但這使我變老了，在六月的日子以後我好像從一場大病恢復過來一般。

『然而那開始是我永不能忘記的。二十三日那天四點鐘，正是晚飯前的時候，我沿着賽納河岸散步，向着市政廳那方向走去：店舖關着門，一隊一隊的國民軍帶着兇惡的面孔向着各方開走，天空佈滿着濃雲，落下了大雨。我在新橋停住腳，一道強烈的電光從濃雲中閃出來，雷聲接連地響着，在這一中間我聽見了從聖許爾畢斯的鐘樓出來的拉長了的有節度的警鐘聲，跟着受驅的無產階級又召集他們的弟兄拿着武器出來。河畔的禮拜堂與一切的建築都被幾道從密雲下面閃射出來的太陽光線照耀得非常好看，鼓聲在四面八方響起，砲隊從加魯塞爾廣場開拔過來。我聽見雷聲和鐘聲交響，却惋惜我不能夠飽覽巴黎的全景，好像我就要和牠分別似的；在那一刻我是熱烈地愛着巴黎；這是我對這個大城市的最後的敬禮了——在六月的日子以後，牠在我的眼裏就變

成了可憎恨的東西。

「在河的對岸，人們正在大街小巷裏面堆積障礙物。我現在看得見那些陰暗的人影搬着石頭，婦女和小孩在給他們幫忙。一個年青的百藝學校的學生爬上一處完成了的障礙物，揮舞着旗幟，開始用悲痛而嚴肅的聲音唱起了馬賽曲，所有那些在堆障礙物的人也加入合唱，這高出於障礙物石頭之上的偉大歌曲的合唱使人心悸……警鐘仍然在響。同時砲車隆隆聲在橋頭響着，伯各將軍站在橋上用望遠鏡觀察「敵人」的陣地……」

在那個時候還有完全阻止衝突的可能，那麼還可以拯救共和國與全歐洲的自由，還可以維持和平。但是那個愚鈍笨拙的政府不能夠這樣做，議會不肯這樣做，而反動派却渴望着復仇，流血，和報償二月二十四日的事情，國會的法令又給了他們以實行他們的意志的工具。

六月二十六日的晚上，在國會勢力征服了巴黎以後，我們聽見槍聲每停一會又有

規律地響起來……我們互相望着，大家的臉上都沒有一點人色……

『他們在槍斃俘虜，』我們齊聲說，便掉轉身子不再彼此相看。我把我的前額壓在玻璃窗上。這樣的時刻會激起十年的憎恨，一生的復仇。在這種時候還會寬恕的人是應該得到災禍的！

戰鬥一共支持了四天四夜，以後便繼續着安靜的戒嚴狀態；各街道仍還佈滿着警備線，只偶爾有一個人坐着馬車經過；驕傲的國民軍兵士們臉上帶着殘暴和愚蠢的兇惡表情，守護着他們的店舖，拿槍刺和槍柄來威嚇人。一羣一羣酒醉的凱旋的志願兵在街中遊行，唱着爲祖國死的歌；那些十六七歲的孩子誇耀着他們手上染着的哥哥們的血；女店員從櫃檯後面跑出來獻花給他們，來祝賀這班戰勝者。加威聶雅克把一個屠殺了十二個法國人的怪物帶在他的馬車裏到處遊行。資產階級勝利了。然而在城外聖

安東鄉的房屋仍還在冒煙，被炮彈打到的牆壁崩頹了，房間的內部暴露出來，給人看見石上的傷痕，殘破的家具還在發煙，穿衣鏡的碎片尚在發光……主人們在什麼地方居住的人在哪里？沒有一個人甚至會想到他們……有些地方人們在撒布灰沙，可是血跡仍還看得見。國葬院附近不許人們走過，因為國葬院被炮彈損毀了；大街上張着帳篷，馬在啃香·熱里熱大街的平日小心培養的樹木；在公果爾德廣場上到處都是乾草，胸甲騎兵，胸鎧和馬鞍，兵士們在推勒里王宮花園內牆邊煮湯。便是在一八一四年，巴黎也沒有見到這種景象。

幾天過去了——巴黎開始恢復了牠平時的面目。大街上又出現了一羣一羣閒蕩的人，時髦打扮的女士們坐着四輪馬車和單馬雙輪車出來欣賞斷牆頹屋和決死戰鬥的遺跡……只有那不時在街中往來的巡查隊和成羣的俘虜使人還記起那些可怕的

日子。只有在那時候『過去』才開始清晰地重現在我們眼前。拜倫（英國詩人）曾經描寫過夜間的戰場；牠的血污的詳細情景都隱藏在黑暗裏面；天一明，那時戰鬥早已停止了，牠的痕跡——一把塗着血的刀，一些浸透了赤血的衣服——便現露出來。如今在我們的靈魂裏升起來的正是這樣的一個黎明，牠照亮了一個可怕的孤寂荒涼的情景。我們的一半的希望，一半的信仰被殺死了，疑惑和絕望的思想縈繞於我們的腦際，牠們在那里生根了。人決不會想到我們經過了那麼多的憂患；他們更想不到在受了近代懷疑論的薰陶以後，我們的靈魂裏還留存着那麼多的東西來給毀壞的。

娜達麗在這時候寫信到莫斯科說：『我望着孩子們，我哭起來，我害怕了。我再不敢祈願他們活下去，我害怕也許有一天他們也會得到像這樣可怕的命運。』

這幾句話便是她所身經目擊過的一切的回聲，在這裏面人可以看出來裝載屍首的大馬車，雙手被縛受人咒罵的成羣的俘虜，還有那個可憐的聾啞的孩子，他因為聽不

見『走開』的命令，被槍彈打死在離我們大門口幾步光景的地方。這些怎麼能夠不在她的心上留下影響呢？更不幸的是她對於任何悲哀的事情都有着那麼深刻的了解！：連快樂的天性也會變爲憂鬱，充滿着苦味，心因了悲憤痛楚着，一種難堪的羞辱使得日常的生活失却了常態。

這不是爲着理想的一種空幻的悲哀，也不是她的少女時期的羅漫諦克的宗教的復興和眼淚的重流，如今再汎濫於娜達麗的靈魂裏；這是一種真實的憂愁，是一個女人的肩頭挑不起的沈重的擔負。娜達麗對公共事務的熱切的關心並不會冷淡；牠反而變成了一種極度的苦惱。這是一個姊妹的悲痛，一個母親的眼淚，在爲那個剛剛戰敗了的荒涼的戰場哀哭。她正是拉雪爾。●在舞臺上唱着馬賽曲扮演的脚色的真實的化身。我厭倦了這些沒有結果的討論，我抓起我的筆來，我帶着一種內心的憤激，殺死了

我自己的舊日的夢和希望。那個不斷地損害我，消磨我的精力，如今自己耗費在這些詛咒與憤懣的篇頁上了，甚至在今天我把牠們重讀一遍，我還會在紙上感覺到那不可遏止的憤怒與沸騰的熱血……牠是一個出路。

她却沒有這樣的出路。早晨有我們的孩子，晚上又是我們的煩惱的爭辯討論，這些和解剖屍體者同先前治病無效的醫生辯論相似的爭論。

她在受苦——我不但沒有撫慰她，我還給她斟上懷疑與譏諷的苦杯。倘使我當時用了後來在她的患病的身體上所用過的一半的看護來安撫她的患病的心靈，那麼我決不會讓這腐蝕人的悲哀向各處生根的。我幫忙培養了牠們，加強了牠們，却不會明白她是否能夠忍受，而且是否有力量和這悲哀掙扎。

我們的生活是奇怪地安排着的。我們很少有親密談話與和平休息的安靜的夜晚。我們還不會知道對外人閉上大門。在這年年尾各國的亡命者，無家可歸的避難者①②開始從各處來到我們這里。在他們的孤寂與鬱悶中，他們尋求着一個表示友誼的屋頂

與熱烈的歡迎。

關於這事情她這樣寫着：

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討厭中國的「燈影」。我不知道我看見些什麼人，也不知道爲什麼要見他們，我只知道，我看見許多許多的人——全都是好人；我想有時候我會高興和他們在一起，可是現在次數太多了，生活簡直像春天的淅瀝的雨聲，滴着，滴着，滴着。」

「整整一個早晨我就在照料沙夏，照料達達，整個白天都是這樣。我不能夠集中我的思想，連一分鐘也不能。我心亂得很，有時候我覺得不舒服，而且有些害怕起來；到了晚上孩子們都上牀睡了——好，人會以爲我應該休息了……不，那些好人開始走進來，而

① 一八四八年可說是歐洲的革命年。法國二月革命發生，國王逃亡後，歐洲各大國皆受到革命潮流的

鼓動，匈意德愛爾蘭等國幾乎同時發生革命風潮，失敗後一部分黨人亡命英法。——譯者

且正因為他們是好人，更使人家受不下去；不然我便是完全安靜了，而事實上我並不是單獨的，——可是我又不覺得他們在這里，好像房間裏滿是煙霧，刺痛着人的眼睛，使人感到呼吸困難——於是他們走了，却沒有留下一點痕跡……明天來了，依舊是一樣的情形，後天來了，仍還是同樣的事情。我不能夠對任何別的人說起這個，別人會以為我在訴苦，會猜想我是不滿意我的生活；你了解我，你知道我決不肯和地上任何人交換我的處境。這只是短時間的憤激，厭倦——只要呼吸了一口新鮮空氣，我便會恢復以前那樣的強健。倘使我必須將我心裏所想過的一切完全說出，我說，我有時望着孩子們却害怕起來……是怎樣的冒昧，怎樣的大膽，把一個新的生物帶到生活裏來，却又沒有任何可以使他的生活幸福的東西——這是可怕的，有時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罪人；倘使事情由自己意識清楚地做去，那麼取去生命比較給與生命是要容易得多。我還沒有遇見一個人使我可以有這樣的話說到他：「倘使我的孩子像他那樣，這就是說，倘使我的孩子的生活是像他的……」我的見解愈加變為謙卑了。沙夏出世後不久我希望他成爲一個

偉大的人，後來我又希望他成爲這樣那樣，現在我所希望的不過是……」

她的信寫到這里便被我們的小女兒達達的傷寒症打斷了；在十二月十五日她又加上幾句：『好，我的意思是我不去管孩子們將來成爲什麼樣的人物；只要他們生活快樂，幸福，別的都是無關輕重的了……』

一八四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我有時真想學學別人像老鼠似地跑來跑去，不再這樣閒着，也對轉來轉去的事感到一點興趣。不再像現在這樣，在這喧囂中間，在這些不可少的事情中間，自己高興做的事既不可能，却又閒着不做一事；一個人覺得和自己周圍的那些人完全不調和，這是多麼苦痛的事——我不是在說我的最親密的圈子，可是人怎麼能把自己完全關閉在這個圈子裏面；人不能夠。

『人盼望着走開，走得遠遠的……我們從前在意大利時要是有這種思想，那倒是對的。

『可是如今那就毫無意思了！在三十歲，還有那同樣的憧憬，那同樣的渴望，那同樣

的不滿足——是的，我高聲這樣說——剛寫到這個字，達達就過來，她熱烈地吻我。不滿足？——我太幸福了，生活滿溢了……可是

「爲什麼人的眼光

只願注視這世界？

爲什麼我們的心靈

却渴望翱翔在大空？」

「我只對着你才像這樣地講話——你會了解我，因爲你是和我一樣地脆弱——可是和別的人在一起，不管是我強或比我弱的人，我卻不願意像這樣地講話，我不願意他們聽見我現在對你講的話。我和他們講的是另外一些話。我的淡漠使我自己害怕起來，只有那麼少的事情，那麼少的人引起我的興趣……例如自然——廚房裏是不會有的歷史——法庭上是不會有的，然後我自己的家庭，還有兩三個別的人——一切都在這里了。然而他們都是多麼善良——他們非常關心我的健康和柯立亞的耳聾。」

一月二十七日——「不，我真正沒有力量再注視臨死的痛苦了——牠們繼續得太久，生却是這麼短促；我被利己心佔有了，因為自己犧牲對人並無好處，至多也不過證實了那句俗話：「和好人一起死，死也愉快。」可是我討厭死。我還想活下去……我想逃到美洲去……我們所信仰的，我們所視為現實的只是未來的一個預言，還是一個過早的預言。多麼苦，多麼孤寂！我真想像一個小孩似地哭起來。個人的幸福是什麼……公衆生活就像霧圍氣似地繞着我們，如今這霧圍氣裏充滿了死亡和疫癘的氣息。」

二月一日——「娜達霞，親愛的，你要知道在我們自己的私人圈子外面是多麼黑暗，多麼孤寂呵，倘使我們能夠把自己關在這圈子裏面，而且忘記，忘記這窄小圈子以外的一切，那是多麼好……這紛擾真是叫人不能忍受下去，牠多少年都不會有結果

① 這些話都是寫給娜達利亞·亞歷賽葉李娜·士席科夫的，她在一八五〇年與阿加列夫結婚。

英譯者

的！我太脆弱了，不能夠升起在這紛擾之上，而遠遠地看入那將來——我退縮，我便被摧毀了。」

這信函的結尾一段是：『我真願意我沒有一點力量，使我連自己的存在也感覺不到；當我感到自己的存在時，我便完全覺得一切存在的事物間的不調和了。』

反動勝利了；透過青白色的共和國的影子，人可以看出那班覬覦王位者的面貌，國軍到處逮捕勞動者，警察廳派遣警吏到各樹林各古墓去搜索逃匿的人。軍警以外的職員便從事偵探和投遞秘密報告的工作。

直到一八四八年秋天，我們周圍還有着我們自己的朋友，我們用我們自己的語言（指俄語）來吐露我們的悲哀和憤怒；土席科夫一家 ① 住在這所房屋裏，馬利亞·費多洛夫娜·科爾席 ② 也和我們住在一起，安寧科夫 ③ 與屠格涅夫 差不多每天

① ② 這一家人包含着娜達立亞，葉林娜和他們的父母——英譯者

都到我們家裏來；但是大家都把眼光望着遠遠的地方，我們的小小的圈子開始破碎了。巴黎染滿了血污以後，再不能牽繫住他們；大家都預備離開，並不是爲了什麼特別的急需，多半只想逃避這種精神的壓迫，逃避那六月的日子，但是六月的日子已經成了他們的一部分，而且一直跟隨着他們。

爲什麼我不和他們一起走呢？否則一定可以救出許多來，我也不會貢獻了這樣的人的犧牲，犧牲了我自己這麼多，來作爲獻給一個殘酷無情的神的祭品。

我們和土席科夫一家與馬利亞·費多洛夫娜·科爾席分別的日子是我生活中一個特別不吉的預兆，然而我對這個警告和對以前無數別的警告一樣毫不注意地便把牠放過了。

①② 赫爾岑夫婦的好友，葉夫金尼·科爾席的姊妹。——英譯者

③④ 文學批評家，屠格涅夫的好友。——英譯者

每一個人只要他經歷過不少的事情，他一定記得那一個危機發生的日子和時刻以及危機發生時一連串的不大注意的小節；這些兆候或警告決不是偶然來的，牠們是那個快要發生的東西的萌芽，是那個暗中醞釀或者已經存在的東西的揭露。我們並不注意這些心理的兆候，我們輕視牠們，把牠們和漏出的鹽或吹滅的燭一樣看待，因為平時我們過分看重了自己的獨立性，驕傲地想着單靠我們自己來支配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友人動身的前一晚，他們和三四個別的知己朋友在我們家裏相聚。走的人應該在第二天早晨七點鐘到火車站；大家都不想將這晚睡過去，倒願意在一起度過這最後的鐘點。起初我們都是十分興奮，這是在分別的時候常見的，後來漸漸地大家都被憂鬱的空氣壓倒了……談話失去了興味，各人都覺得愁悶起來，杯中的酒沒有人去動，勉強說笑也不能再使人高興了。有人看見天明便拉開窗帷，讓一道青白色的光線照在我們的臉上，這使人想起了古狄爾①②畫中的羅馬人的歡宴。大家都是悵鬱。我更十分憂愁，我連氣也透不過來。妻坐在小沙發上，土席科夫的幼女娜達立亞，娜達麗稱她為她

的「心靈的慰安。」她跪在旁邊，她的臉貼在娜達麗的胸上。她熱烈地愛着我的妻子，不情願離開她，自己到荒涼的地方去；她的姊姊哀愁地站在她的身旁，含着眼淚低聲在說什麼話，離她兩步光景是馬利亞·費多洛夫娜，她鬱悶地默然坐在那里；馬利亞·費多洛夫娜因了多年來的經歷，已經知道服從命運了，她明白生活，她的眼光只表示着「別了，」而透過那個少女的淚水閃耀着的却是「再見」的意思。於是我們便送他們動身。在那個高而空闊的石頭建築的車站裏，空氣寒冷澈骨，門不停地關閉着，發着聲音，風從四面吹進。我們在角落裏的一張長椅上坐下。土席科夫去照料行李。門突然又開了，兩個醉漢吵鬧地闖進車站來。他們的衣服上染着污泥，他們的臉龐扭曲着，他們的一切都使人聯想到野蠻的酗酒。他們咒罵着走進來。一個要打另一個，那個人閃開了，却捏起拳頭用力還擊，打在他的臉上。這個老醉漢飛跌下去。他的頭碰在石頭地上，發出敲碎物件的

尖銳的響聲；他尖聲叫起來，擡起他的頭，血流下來，濺滿了他的灰白的頭髮，還流在石頭地上。警察和旅客們憤激地擁過去把另一個老頭子抓住。雖然我們在前一晚就是過於疲勞而且十分激動，我們的神經也是緊張過度，我們今天還極力自持着，但是那個老人的頭顱撞擊地板時響徹這廳堂的可怕的回聲，在我們的心上差不多產生了一個歇斯特里的影響。我們家庭裏以及所有我們的圈子裏平時全是健全正常，沒有一點變態和歇斯特里的色彩，然而這次却是我們忍受不了的。我覺得自己全身發顫，妻幾乎要暈倒了。於是鈴聲響起來——時間到了！我們突然被留在欄柵旁邊——只有我們兩個人。

對於離別的朋友們再沒有比法國車站警察的處置更使人討厭，令人痛心的了；他們奪去了那些送客者的最後兩三分鐘；友人還在那里，車頭還在放汽，列車尚未開出，他希望看見他們坐定，看見火車開出，然後望着牠走得遠遠的，變為一陣煙，一陣霧，又變成一個黑點；直到最後望不見什麼為止——然而如今一道籬，一道欄柵，和一個警察的手膀却隔在你們中間……

我們默默地到了家。妻一路上靜靜地哭着——她悲惜她失去了她的好友；她不時緊緊裹住她的披肩，問我道：「你記得那個聲音嗎？」——牠現在還在在我的耳邊響。」

到了家我勸她躺下休息，我坐着讀報；我讀着，我讀社論，讀附刊小說，讀短訊，我看我的錶——還不到正午，這麼長的日子！我去看安寧科夫；他也要在幾天之內離開。我們一起出去散步，在街上比我在家讀報還更淒涼；和良心的折磨相似的苦痛壓倒了我。我說：「到我家去喫晚飯罷。」我們便回家去了。妻不舒服，這晚上我們過得毫無趣味。我們分別的時候，我問他：「你決定在這星期尾走？」

「是。」

「你在俄國一定會過得很苦。」

「我受不住，我一定要走。我不會住在聖彼得堡，我要到鄉下去。你看，在這里並沒有什麼好處。你住下去也許會懊悔的。」

在那時候，我還可以回國，我還沒有斷絕我的歸路。列比約和加立葉還不會寫下他

們的祕密警察報告書，^①^②但是在我的心裏事情已經決定了。然而安寧科夫的話在我的過度疲勞的神經上不愉快地嘈雜着；我想了片刻，回答道：『不，我沒有選擇的餘地，我一定要住在這裏；倘使我現在有什麼懊悔，那就是有一回在莫伯爾廣場的障礙物旁邊一個工人給我一支槍，我却不曾把牠接過來。』

許多次，在軟弱與絕望的時候，苦杯滿溢了，我的全部生活似乎只是一個延長的錯誤，我懷疑我自己，我懷疑那『剩下的最後一件東西』在這時候一句話語又回到我的心頭：『我爲什麼不接過那個工人的槍留在障礙物旁邊呢？』要是一顆偶然的槍彈打在我身上，我至少還可以帶着一點信念進入墳墓。

時間又慢慢地捱下去……一天又一天……黯淡而無聊……人飄進來，做了一天朋友，又過去了，不見了，完結了。逼近冬天時，從各國來的亡命者，別的遭難船上的殘存者

開始到了；他們充滿着希望與自信，以爲目前在全歐得勢的反動不過是一陣過境的狂風，一個小的逆運；他們期望着第二天，第二個星期，他們的時刻就會到來的。

我覺得他們是錯誤的，不過我却高興他們有這種錯誤。我想打破自己的意見，我在和我自己掙扎，我生活在一種激動易怒的狀態中。那個時候在我的記憶中就像一天昏迷錯亂的日子……在我的苦痛中我各處徬徨不斷地尋求遺忘——我在書本中，在喧囂中，在孤寂中，在家裏，在聚會裏尋求，我希望這些能夠使我分心；但是在任何時候都缺少一件東西，歡笑不使我快樂，酒只添加我的鬱悶，音樂刺着我心痛，熱烈的談話每每以憂鬱的沈默終結。內心的一切全被摧毀了，什麼都亂了，一切全是混亂，充滿着顯明的矛盾；我又把一切全打碎了，又是什麼都沒有了。一個人的道德的生存的原理（這是早已完成了的）又成了問題，許多事實從各方面現出來，和牠們作對。疑惑把我們已經得到的一點東西摧毀了，如今正在被他撕成碎片的不是教會的法衣，不是學者的禮服，却是革命的旗幟……疑惑從抽象的觀念轉而來對付實際生活了。學理的懷疑論與轉爲行

動的疑惑是不同的，牠們中間有着一道鴻溝；思想是大膽的，舌頭是無畏的，牠毫不費力地說着心所懼怕的話；希望與信念尚在胸中醞釀，腦筋比較前進，牠便撇棄牠們。心落後，因為牠還有着愛，並且當腦筋宣告判決的時候，心却不來參加。

也許在年青時期，當一切都陷於紛亂與動搖時，還有那麼多的東西留在將來，失去一兩個信念不過是給別的新信念留下空地；也許在老年時候，一切都由於厭倦變成了朦朧——在這兩種時期中這些危機是更容易度過；然而『在我們的地上生活的中途，』^① 牠們向我們索的代價太高了。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這是一場戲謔嗎？我們所寶愛的，我們所爲之奮鬥的，我們所爲之作過犧牲的一切神聖的東西都已經被生活遺棄了，被歷史遺棄了，爲了牠自己的目的被遺棄了——牠需要着瘋狂的人來做酵母，却不管他們清醒後的結局；他們滿足了牠的需要——那麼讓牠們躺在醫院裏度却他們的殘廢的餘生罷！羞恥！屈辱！如今

① 這是但丁的神曲的第一行——著者

在我的身邊是那些心地誠實的朋友，他們聳着肩頭，驚愕着我的懦弱，我的躁急，他們望着明天，永遠忙着一件事情，他們什麼也不看見，什麼也不能阻止他們，他們永遠向前進，却始終不更進一步……他們判斷你，安慰你，責備你——呵，討厭而難堪的刑罰！他們稱自己爲『信仰的人』、『愛的人』，以表示和我們『懷疑的人』、『否定的人』相反，他們不知道把一個人一生寶愛的信念連根拔去，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完全不知道世間還有所謂真理病，他們從沒有帶着詩人所說的悲歎

「我從那受傷的心挖出了牠，鮮血淋漓

我大聲哭着，我將牠捨棄。」

獻出了什麼珍寶。

那些沒有神清時期的癡狂的人是幸福的，他們完全不知道內心的衝突，只有外部的原因，壞人和惡運才使他們受苦，然而就內心來說他們的良心是平靜的，他們是滿足的。因此別人的苦惱的絕望在他們看來便是一個飽脹的心靈的放縱和任性。他們看見

一個殘廢的人支着他的拐架談笑自若，便斷定手術對那個人不會有一點影響；他們決不會想到爲什麼那個人未老先衰，而且殘廢的肢體是否會在天氣轉變或刮風時疼痛。

我的合於論理的自白，我的受傷的思想與之掙扎的疾病的歷史都保留在我的論文集從彼岸來①裏面。在那些論文中我攻擊了我的殘留着的最後的偶像。我替我自己爲那痛苦和背叛對牠們（指偶像）復了仇。我不會嘲弄我的鄰人，我揶揄我自己，而且我又着了迷，我已經夢想着得到了自由，但是結果我得了悲哀。我對話語和旗幟失却了信仰，我對那被尊崇的人道和那唯一的救世的教堂（即西方文明）感到了幻滅，然而我仍還相信着少數的人，我相信我自己。我看見一切都已崩潰，我想救出我自己，開始一個新生活，和兩三個別的人一起，走開跑得遠遠的，避開……那些多餘的人……我驕

①「赫爾岑當時對西歐文明感到一種深的絕望，他用最令人感動的筆調在他的著作「從彼岸來」中表現了出來，這是絕望的呼號——一個預言的政治家用偉大的詩人的聲音叫出來的呼號。」

（克魯泡特金的話）——譯者

傲地寫下我的最後一篇文章的題目：Omnia Mea Mecum Portoi ①

生活被燒成灰燼，牠在各種事變的深淵中，在公衆事業的漩渦裏失去了形色，牠變成了以自己爲中心，而退回到年青時期的抒情性去，沒有青春，沒有信仰。依着這個燈塔的指引，我的船不得不碰着礁石破碎了，船沈沒。我活着，這是真的，我保全了性命，但是我失去了一切的東西……

2 傷寒

一八四八年冬天我的小女兒達達病了。她不舒服了很久，後來又有點發熱，過後又

① 這是古希臘七賢之一的庇亞士（在紀元前五百五十年左右）的名言。他是蒲利恩勒人。當波斯軍隊進攻希臘得勝，蒲利恩勒的居民預備逃難的時候，庇亞士卻不準備行裝，有人驚奇地問他，他便昂然回答道：『我的一切都帶在我的身邊。』後來羅馬的政治家和哲學家西塞羅（紀元前106—43）

也說過同樣的話——譯者

似乎退了熱。那個有名的醫生賴爾，勸我們不管冬季的寒冷天氣帶她坐車出去走走。這天是個晴明的日子，不過並不暖。我們把她帶回家時，她的臉色異常蒼白；她說要喫東西，等到人把肉湯端來時，她已經在我們身邊沙發上睡熟了；過了幾點鐘，她仍還在睡。一個醫科學生阿道夫·福黑特（博物學者福黑特的兄弟）碰巧在我們這裏。

『你們看這個孩子，呵，這不是平常的睡眠，』他說。她的臉上那種將死似的青白色，使我驚懼起來；我把手放在她的額上，冷得像石頭一樣。我連忙跑去找賴爾。他幸而在家，我便邀他一起去我家。那個小生物還在睡。賴爾把她抱起來，猛烈地搖動她，並且要我大聲喚她的名字……她張開她的眼睛，說了兩三句話，又閉上眼睛，死一般地沈沈睡去了；人幾乎聽不出她的呼吸。她就這樣地過了好幾天，沒有什麼大變化，她不會喫一點東西，而且差不多連水也不喝。她的嘴唇變成黑色，她的指甲成了深青色，滿身都是點子——這是傷寒。賴爾差不多什麼事都不做，他等待着，守着病，他並沒有給我們多大的希望。

孩子的面容是可怕的；我每點鐘都以爲她會死去。妻臉色灰白，默默地，整天整夜坐

在小牀面前，她的眼睛罩上一層珍珠似的光澤，這洩露出她的疲倦，苦楚，竭盡的精力和過度緊張的神經。有一次在夜裏一點和兩點鐘之間我忽然想着達達不呼吸了。我隱藏着我的恐怖，偷偷去看她。娜達麗猜到了我的心思。她便說：『我的頭腦在打轉，給我一點水。』等我把水遞給她時，她已經不省人事了。伊凡·屠格涅夫在我們這裏，他是來和我們分享這憂鬱的時刻的，他便跑到藥店去買阿摩尼亞精。我癡呆地立在兩個失了知覺的身體中間，我望着她們，不知道做什麼事情。我們的女僕擦摩着娜達麗的手，用水打溼了她的太陽穴；幾分鐘以後她醒轉來了。『怎樣了？』她問道。『我想達達睜開了她的眼睛。』我們的好的善良的魯易絲說。我看達達，她似乎醒過來了；我輕輕唸着她的名字；她張開她的眼睛，動着她那發黑的，乾燥的，裂開的嘴唇微笑。從這一分鐘起她便漸漸地好起來。

世間有不少的毒藥比孩子的病更殘酷，更痛苦地毀滅一個人。我知道牠們，不過我以為再沒有比這一種慢性的毒更壞的，牠消耗一個人的精神，靜靜地腐蝕他的力量，而且拿一個袖手旁觀者的無能來侮辱他。

一個人，只要他有過一次把一個小生物抱在他的懷裏，覺得那身體漸漸變冷變重，最後變成了石頭，只要他聽見那個脆弱的生物用來求慈悲，求救助，求保全生命的最後的呻吟，只要他看見鋪着紛紅緞子的小棺材，滾花邊的白色小衣服，襯着小小的黃色面龐，那麼他在每次小孩生病時都要想到：該不會再有一個小棺材放在那張桌子上罷！

災禍是一所壞的學校！固然一個經驗豐富的人比別人更能夠忍受災禍，但這只是因為他的心靈受了傷而變為軟弱了。一個人所經歷的憂患會使他慢慢地衰老而且更加懦弱。他失却了對於明天的信心，事實上沒有這種信心什麼事都做不出來。他對事情也變得更加淡漠，因為他已經和那些可怕的思想習慣了，最後他便自私地害怕受苦，這即是說，他害怕再感到連續的銳敏的痛苦，連續的心痛，這痛苦的記憶不會像密雲從天空消散，牠們永不消失。

一個病兒的呻吟引起了我的內心的恐怖，還使我打起寒慄來，我因此不得不努力抑制這純粹刺戟神經的記憶的效果。

就在這個晚上以後第二天早晨我頭一次出去在街上閒走；天氣很冷，人行道上略鋪了一層灰白色的霜；不管天氣寒冷，不管時候這麼早，馬路上已經是行人擁擠着；賣報小孩高聲叫賣着公報——五百萬選舉票把法國放在了路易·拿破崙的脚下。無主的奴僕們的府第裏到底又找着了一位主人！

正是在這種憂患與緊張的時期，一個人進到我們的圈子裏來，他給我們帶來了另外一連串的災禍，他毀了我們的私生活，像六月的兇日子毀了我們的公衆生活那樣。這個人很快地接近我們，他逼着我們和他做了親密的朋友。不使我們有考慮的時間……在平時我很容易結交朋友，不過要和人成爲知己却需要着長久時間；然而這一次（我再說一遍）却不是尋常的時候。我們的神經沒有一點庇護，而且時時發痛；甚至隨便的會談，細小的過去紀念物都會使得人全身顫慄。例如，我記得在炮轟以後三天我在聖安

● ● 即後來的拿破崙三世，這時他得五、四、三、二、一六票被選爲法國總統。——譯者

東鄉散步，每一件東西仍還保留着，新鮮的劇戰的痕跡，殘破的牆垣還立在那里，障礙物也不會被人拆去，受驚的婦人在尋覓什麼東西，小孩們在瓦礫堆中搜索……

我在一個小咖啡店門前坐下來，懷着一顆痛楚的心看那可怖的情景。一刻鐘過去了——一個人輕輕地把一隻手放在我的肩上——這是多威亞，一個年青的熱心者，他前在德國宣傳一種路格派的新天主教，^①後來在一八四七年便移到美國居住。

他的臉色蒼白，面部在搖動，他的長髮散亂着，他穿着旅行時的服裝。

「我的上帝！」他說，「我們又碰見了！」

「你什麼時候來的？」

「今天。我在紐約聽二月革命以及歐洲各地的風潮，我連忙把我的東西賣掉，拿起我所有的錢，懷着一顆充滿着希望的輕鬆的心，跑到輪船上去。昨天在哈佛爾，我聽見人說起這幾天裏剛剛發生的事情，我絕對想不到情形會變得這樣壞。」

① 指德國哲學家 and 出版家安諾德·路格 (1802—1880) 宣傳的左派黑格爾學說——譯者

我們又互相看了看，兩個人的眼裏都含着淚水。

「我不要在這個該咒詛的城裏住一天，只住一天也不行！」多威亞激動地說，他真像一個預言的利未人。

「去罷！我要走開再見，我到德國去！」

他真的去了，被關在一個普魯士監獄裏，在那里住了六年。

我也記得加地立那的上演，這是那個剛強的大仲馬^①。當時在他的歷史劇院中演出的堡壘裏裝滿了囚犯，有一部分成羣的被送到沙都狄弗^②去，他們的親戚像不安的鬼魂似的到處奔走，從一個警察局到另一個警察局，要求那里的人告訴他們是那些人戰死，哪一些人活着，哪一些人被處了死刑；然而大仲馬已經把六月的日子用羅

① 亞歷山大·仲馬 (1803—1870) 法國小說家和戲劇家。加地立那是他與馬格合著的五幕史劇。

——譯者

② 可譯作伊弗堡，在馬賽，從前禁錮罪犯的地方。——譯者

馬時代的背景在舞臺上演出了。我去看這個戲。起初並沒有什麼；加地立那影射勒德呂——何南，西塞祿影射拉馬丁^②，全是裝滿辭藻的古典句子。叛亂被壓服了。拉馬丁同他的『威克塞龍特』(Vixerunt)大步在舞臺上走過；場面變換了。市場上滿地都是死屍，在遠處有一道紅光——垂死的人帶着臨死的痛苦躺在死人中間；死屍的身上還留着血污的破衣服——我差不多不能夠呼吸了。就在最近，在戲院的牆壁後面，在通到這戲院的那些街上。我們看見了那真實的情景，死屍不是紙板做的，淌的血也不是顏色的水，却是從年青的身體上流出來的。

我差不多歇斯特里地衝了出去，我咒罵着那些熱烈地拍掌喝彩的資產階級……在那些苦痛的日子裏，一個人不能夠在酒店或戲園中坐下去，不能夠留在家裏或

② 加地立那是羅馬的謀叛人，死於紀元前六十二年。勒德呂——何南(1807—1874)，一八四八年臨時政府委員之一，急進共和黨的領袖。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巴黎街中的騷亂是他領導的事，敗後逃亡英國。拉馬丁，(1790—1869)詩人和政治家，一八四八年臨時政府委員之一，自由主義者。——譯者

書齋內，却熱狂地走到外面，精神錯亂，內心頹喪，帶着深的創傷，準備着傷害他所遇見的任何人，在這時候，每一句同情的話語，每一滴爲着同樣悲哀而流的眼淚，每一句從相同的憎恨出來的咒罵都有着不可思議的魔力。創傷既然相同，傷處便很容易連在一起。

在我還很年青的時候，我受到一本法國小說的感動，這小說名叫亞米尼烏斯，我以後就不會再看見牠。大概牠並沒有什麼價值，不過在當時牠對我却有很大的影響，而且許多年以來我還常常記起牠。直到今天我還記得書中的重要情節。

我們從基督教初期的歷史都知道一點關於那兩個不同世界的遇合與衝突的事，一個是古代的，古典的文明世界，腐敗而衰老，生產力已竭盡；另一個野蠻的世界，牠野得像森林中的野獸，不過充滿着尚在睡眠中的力量，牠還是各種各類傾向的雜亂的匯合——這就是說我們都知道這兩個世界的接觸在公衆生活一方面的影響，却不知牠在恬靜的家庭生活那一方面的效果。大體的事實我們是知道的，不過說到那些直接依賴着這些事實的人，雖然他們的生活因此等事實而遭毀滅，並且在他們是用眼淚代替了

血，荒涼的家庭代替了毀滅的城市，被人遺忘的墳墓代替了戰場，實際上關於這些人的生活，我們卻沒有一份記錄。

亞米尼烏斯的作者（我已經忘了他的姓名）就想把這兩個世界（一個從森林進到歷史裏，另一個卻從歷史走到墳墓）在一個家庭裏遇合的情形表現出來。萬國歷史如果變成了個人的瑣談，牠便和我們更加接近，也更加生動，而且我們更容易領會牠。我對亞米尼烏斯很感到興味，我會照牠那樣的形式寫出了好些歷史的場面，警察長秦斯基在一八三四年會對牠們作過批判的分析。但是不用說我寫那些文章的時候，我絕對想不到有一天我也會遇到同樣的衝突，而且這兩個世界的遇合會毀壞了我自己的家庭。不管別人的意見怎樣，我覺得在我們對歐洲人的關係中間有着不少的相似之點。我們的文明是只有外表的，我們的腐敗是很淺的，我們的粗硬的頭髮在髮粉下面直立起來，在我們的敷了面粉的頰上還透露出曬焦的顏色；我們有着野蠻人的狡猾，獸類的兇狠和奴隸的機巧，到處都有我們的人積了錢，做了守財奴，然而我們却絕對沒有那

種遺傳的，不可捉摸的西歐腐敗的微妙的詭譎。在我們中間智慧的發達，^①有着淨化與保證的作用。例外是很少的。一直到最近，在我們中間文化都是一道阻攔着邪惡壞行的欄柵。

在西歐却不是如此。在我們俄國人，一個人觸到了我們所視為神聖的東西，他了解我們所寶愛的思想，他大膽地說出我們通常默默想着或者對一個友人輕聲說着的意，我們便會對他獻出我們的一切。我們決不會想到那些使我們的心悸動，使我們的胸膛起伏的話語有一半在歐洲已經成了平常的道理和口頭禪；我們忘記多。少敗德的激情，（古代的虛假的激情）已經混雜在一個屬於這種衰老文明的近代人的心靈中了。他從小就想處處占先，漸漸地更染到自私自利，又加上妬嫉和自尊心；還有那不知厭足的放縱和卑不足道的利己心，他把這個看得比一切關係，一切感情都更重要……他要

扮演一個腳色，在舞臺上露面，他要付出任何的代價來保持他的位置，來滿足他的激情。然而我們俄國人，我們這些草原之子，我們受到一下兩下打擊，常常看不見牠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牠們把我們打昏了，過了許久我們才清醒過來，我們好像受傷的熊一樣，暴跳狂衝，撕裂樹木，不斷地咆哮，跑開——但是太遲了，我們的敵人已經指着我們攻擊了。由於這兩種生長與教育的階段的差別，還會產生出更多的恨，流出更多的血來。

有一個時期我曾經嚴厲地痛斥過那個破壞了我的生活的人。有一個時期我曾經急切地渴望着將他殺死。從那時到現在已經有七年了；我是一個真正的現代人，我的復仇的欲望也已經完全消失了，長期的繼續不斷的分析緩和了我的激情的判斷。在這七年中間我已經明白了我自己的限度和許多人的限度，捏在我手裏的不是一把匕首，却是一把解剖刀，我不用詛咒與辱罵，現在却靜靜地坐下來寫出我的心理病理學的故事。

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前幾天，一天傍晚我回到家裏，我看見我的房間裏有

一個陌生的客人，他帶着憂鬱和不安的樣子走過來迎我。「怎麼是你？」我後來才說出話來，我笑着，把手伸給他。「這是可能嗎？我完全認不得你了……」這是黑爾威席，他剃光了鬚鬚，剪了頭，沒有一點鬚鬚。他很快地交了惡運。兩個月以前他被一羣崇拜者簇擁着，他和他的妻子坐着一輛很舒適的可以躺臥的馬車，從巴黎去參加巴登的戰役，他是被德意志共和國招請去的。現在他回來了，他從戰場逃出來，被無數的諷刺畫追逼着，被敵人嘲笑着，被朋友責備着。

不過一瞬的功夫什麼都改變了，一切都破碎了，而且不僅這一點，在這殘破的景物後面還有一個未來的毀滅的預兆。

我離開俄國的時候，阿加利夫給我寫了一封介紹信把我介紹給黑爾威席，他是在黑爾威席的最光榮的時期中認識他的。阿加利夫平時在思想和藝術的問題上非常透澈，可是對人却不會判斷。在他看來，凡是不使人討厭，不粗俗的人都是很好的，尤其所有的藝術家都是好人，我後來知道黑爾威席是巴枯寧和沙左諾夫①②兩人的好友，我不

久也就和他很熟，不過我們並不親密。在二一八四七年秋天我到意大利去。我回到巴黎時他已不在那里。我在報紙上讀到他的不幸的遭遇。差不多就在六月事變的前夕他回到了巴黎，他在巴登失敗以後第一次得到友誼的接待，還是在我的家裏，因此他便常常到我們家裏來。起初我們中間還有好些隔閡，使我和他不能成爲親密朋友。他沒有樸實坦白的天性，沒有一切堅強而有才能的性格所不可少的那種完全的開闊的心胸，這在俄國人中又是每個有才智的人差不多都有的。他陰沈，不光明，他害怕別人，喜歡偷偷地享樂；他有一種柔弱的女人氣，他重視瑣碎事情，重視生活的安樂，他有一種極端的不關心一切的利己心，這種利己心到了坦然與冷酷的程度。對這些缺點我爲他自己只應該負一半的責任。命運把一個這樣的女人放在他的身邊，她用她的似是而非的愛情和

②③ 密海爾·巴枯寧 (1814—1876) 俄國大地主的兒子，安那其主義的革命家。N·I·沙左諾夫，

爾寧的大學同學——譯者

過分的耽心煽旺了他的利己的傾向，鼓舞了他的種種弱點，使他把那些弱點看做了美德。他在結婚以前是貧窮的——她給他拿來財富，她使他享受豪華，她成了他的看護，他的管家，他的侍婢，她永遠做一個最低下的必需品。她對那個『來承繼哥德和海涅』的地位的『詩人懷着一種永久的崇拜（忠誠）表示着極其謙卑的恭順，同時她却用資產階級的豪華的牀褥毀壞了，悶死了他的才能。我每次看見他坦然接受了一個被嬌寵的丈夫的位置，我總要替他耽心，而且我應該承認我看見他們不可避免地一天天走向經濟破產的情形，我並不是不高興，我看見愛瑪不得不離開她的『頭等』住宅（我們常常這樣稱牠），同時還把她的『愛神們』（幸而並不是奴隸，不過是銅像罷了）一件一件地半價賣出去，我對她的眼淚並不表示一點同情。

我現在要在這裏停頓一下，讓我先來略敘說他們以前的生活以及他們的結婚，

他們的結婚是近代德國情感之最好的典型……

德國人，尤其是德國女人有着許多虛假的激情——這是指那些自己造出來的，空想的，不自然的對文學的嗜好。這是一種癡狂……一種到了熱狂的讀書癖，一種人爲的，淡薄的感情高揚，時時等待着受到大的影響或感動，並不去管有沒有充足的理由。

這不是故意裝假，這是認識錯誤，這是一種心理的放縱，倫理的歇斯特里症，這病症並沒有給她們什麼損害，不過引起了她們的許多眼淚，許多快樂和悲哀，許多煩悶和感動。甚至像貝丁娜·馮·阿爾寧^②那樣敏慧的女性，她一生都不能夠免掉這種德國病。牠的形態也許會有變換，牠所牽涉的問題也許不同，可是對事情的心理上的處理方法還是一樣。一切皆歸於各種不同的變化，皆歸於各種差別程度的淫逸的汎神論，即是

② 貝丁娜·馮·阿爾寧 (1785—1859) 是歌德和斐多汶的女友——譯者

對自然對人所採取的一種宗教地性愛的，與夫理論地鍾情的態度，這態度並不使那些寺院中基督的新婦（即修道的貞女——譯者）或世俗的女信徒——她們耽於在祈禱中得到的性愛的喜悅——排斥浪漫的貞潔或理論的淫逸。她們都努力想做真正的從良娼妓的……精神上的姊妹。她們這樣做是由於好奇心以及她們對於犯規（她們自己決沒有勇氣去做）的同情。她們隨時準備着承擔別人的罪過，縱使別人並不要求她們這樣做。她們中間最熱心的並不進到實際生活中去便經歷了激情的各個階段。她們在別人的書本裏面，或者在她們自己的原稿中間，彷彿代替別人地經歷了一切的罪過。在所有熱情的德國士女中間有一個差不多普遍的現象，這便是她們極端崇拜天才，極端崇拜一切偉人；這種宗教是從威瑪時代起的，是從維爾德，席勒，歌德的

●● C·M·維爾德（1733—1813）德國詩人和文學家——譯者

●● 腓特烈·席勒（1759—1805）德國詩人和戲劇家——譯者

日子起的。然而因為天才不多見，海涅住在巴黎，洪波爾特^①又太老，太實際，她們便懷着一種饑餓的失望去追逐那些優秀的音樂家和畫家。弗南茲·里斯特^②的容貌像閃電一般掠過所有德國女人的心胸，在她們的心上留下了高額長髮的印象。

因為全德國共同崇拜的偉人究竟少見，她們只得去找本地的天才，任何人只要在某一方面有所表顯，便受着她們的崇拜；所有的女人都愛上了他，所有的少女都爲他瘋狂。她們都給他繡背帶和拖鞋，她們祕密地匿名地送給他各種紀念品。四十年代中在德國有一種巨大的精神的激動。

人們也許期待着那些在書本上消耗了半生的人有一天會像浮士德那樣想走進市場裏去，見見陽光。我們如今知道這都是沒有結果的努力，新的浮士德又從奧埃巴黑

① 亞歷山大·洪波爾特 (1769—1859) 德國博物學者和著作家——譯者

② 弗南茲·里斯特 (1811—1886) 匈牙利作曲者和鋼琴家——譯者

的地窖^①。中回到書齋去了。然而在那時候尤其是對於德國人，情形却是兩樣，當時每一次革命精神的表現都得着熱烈的擁護。

黑爾威席的政治詩的出現正是在這時代的全盛時期。我在那些詩裏面從未發見過多大的才能；只有他的妻子能夠把他和海涅相比，不過海涅的有毒的懷疑論已經是和當時的風氣不相投合了。在一八四〇年到一八五〇年中間德國人所愛好的不是歌德或伏爾德爾，而是被改成德國形式的馬賽曲和伯郎熱^②的歌曲。黑爾威席的詩常

① 歌德 (1749—1832) 的詩劇浮士德中的一場：「萊比錫的奧埃巴黑的地窖。」這是一個喝酒的地方。地窖裏充滿着劣酒和劣等煙草的氣味，充滿着喧嘩、笑鬧和歌聲。這是人間享樂的一種方式。懷着追求快樂的目的從「書齋」出來的浮士德在這裏感到了嫌惡，他開始厭倦了，他要走開。靡非斯特又把他帶到「女巫的廚房」裏去。——譯者

② P·J·伯郎熱 (1780—1857) 法國詩人，以作短歌著名，他常作歌替被壓迫者鳴不平，深得人民愛護。伏爾德爾 (1864—1778) 法國詩人和哲學家。——譯者

常用一句法文的呼喊，用那樣的疊句 *Vive la République!*（共和國萬歲）結尾，這使得在一八四二年的人與奮欲狂。在一八五二年這些詩句便被人忘記了。牠們不能再被人誦讀了。

當時德莫克拉西的桂冠詩人黑爾威席從一個宴會到另一個宴會，他受着全德國的款待，最後他到了柏林。每個人都跑去邀請他，到處都舉行宴會和聚餐接待他，每個人都要見他，連國王也想和他談話，所以宮庭醫生新來因便以為應該把他介紹給國王。

在柏林離王宮不過幾碼的光景有着一個銀行家的住宅，他的女兒很久就愛上了黑爾威席。她從未見過他，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不過她讀過他的詩，她覺得她的天職便是使他快樂，把家庭幸福的薔薇花編在他的桂冠上。當她在她的父親舉行的晚會裏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她終於相信這就是「他」，而且他真的變成了她的「他」。

那個大膽的，果斷的女孩子便勇猛地向他進攻。起初這個二十四歲的詩人很害怕結婚，尤其是和一個聲音響亮而且帶着闊小姐氣派的平凡的年青女人結婚，他不願意；

光榮的未來之門在他的面前大開着——他要那家庭的和平，要一個妻子來做什麼用呢？但是銀行家的女兒在目前，給了他一口袋金子，供給他到意大利，巴黎等處旅行，供給他斯特拉斯堡的麵餅和蕪若的上等葡萄酒；詩人窮得像禮拜堂中的老鼠，他不能永遠住在伏倫的家裏——他躊躇又躊躇——後來……接收了她的好意，却沒有給老伏倫（福黑特的祖父）道一聲謝。

愛瑪自己時常對我說詩人怎樣小心、怎樣仔細地和她談判嫁妝的事。他甚至於從楚利克寄來傢具、窗簾等等的圖樣，而且限定在婚期以前完全辦好——他這樣堅持着。這中間並沒有愛的關係；自然便應該有別的東西來代替。愛瑪明白這一層，她決定用別的手段來鞏固她的勢力。他們在楚利克住了一些時候，她又帶她的丈夫到意大利，然後又和他住在巴黎。在巴黎她給她的丈夫布置了一間書房，裏面是柔軟的沙發，天鵝絨的帷幔，貴重的地毯，黃銅的小塑像，她給他安排了一種空虛閒懶的生活。這是他沒有經歷過的，他喜歡這種生活，但是同時他的才能却消滅了，他沒有寫出什麼作品；這事情

又使她不安，她責備他不該如此，而同時她又不斷地把他拖進資產階級的豪華生活裏去。我舉一個例子表明她對他的關心會走到怎樣的極端。有一次在意大利，黑爾威席不滿意他們用的香水，他的妻子立刻寫信要金·瑪利·法利娜代買上等純香水給她的丈夫寄到羅馬來。這時他却離開了羅馬，吩咐別人把他以後的信件包裹轉到拿波里去！他在拿波里住不久，又到別處去了，仍舊吩咐人把他的信件轉到另一個地方……幾個月以後一隻裝着香水瓶的盒子到了他們在巴黎的住所，却要付出一筆不小的運費。

她自己決不是愚蠢的女人，而且她比他有着更多的力量 and 精力。她的教養是典型的德國式的——她讀書不少。不過讀的並非必需的書，她研究過每個問題，可是並沒有把一件事物了解清楚。她完全沒有女性的溫柔，這給人一個不愉快的印象。從她的破裂似的聲音到她的笨拙的舉止和瘦削的面貌，從她的冷酷的眼睛到她那種愛談含糊不清的話題的習慣，她的一切都是帶着男性的。她當着每個人公開地愛撫她的丈夫，恰像老年人愛撫少女一般；她看入他的眼睛，望着他，要把我們的注意都引到他的身上，她拉

直他的領帶，梳光他的頭髮。她讚美他到了惹人厭惡的程度。這使他在生人面前覺得有點窘，但是在熟人中間，他便毫不在意，好像一個人專心從事他的工作，並不留心他的忠心的狗怎樣舐他的皮鞋向他討好似的。有時他們在客人去了以後會吵一次架；可是第二天這個崇拜丈夫的愛瑪又會開始這種溺愛的把戲，他也會爲了他的安適生活，爲了她熱心監督着一切事情的緣故再忍受下去。下面一個故事比什麼都更可以說明她毀壞她的親愛的人，到了怎樣的程度。伊凡·屠格涅夫某一個晚上喫過晚飯以後去看他們夫婦。他看見黑爾威席躺在沙發上。愛瑪在給他擦鞋，她看見客人進來便走開了。「你爲什麼不擦了？擦下去！」詩人疲乏地說。屠格涅夫問道：「你生病嗎？」「不，一點也不，不過這太舒服了。現在有什麼消息？」他們繼續談話，同時愛瑪也繼續給他擦鞋。

她相信着每個人都讚美她的丈夫，便喋喋不休地說着他的事情，並不管這是否會使別人嫌厭，或者她的這些關於他神經過敏和任性苛求的故事對他有無好處；在她看來這一切都是很可愛的，而且十分值得永久刻印在人們的記憶裏面；這事情很引起了

別人的反感。

她常常說：「我的佐治是一個極端的利己主義者，他被寵壞了，可是誰比他更有權利被嬌寵呢？所有的大詩人一生都是任性的孩子，他們都是被寵壞了的。最近有一次他給我買了很好的茶花，等他回到家裏的時候，他又非常討厭牠，甚至不想拿給我，他把花藏在碗櫃裏，直到牠已經枯萎了時我才知道——真是小孩脾氣！」

這是她親口對我們說的話。這種偶像崇拜使愛瑪把她的佐治拉到了一個深淵的邊沿，其實他已經落在那裏面去了，雖然他還沒有滅亡，他已經黏染了滿身的恥辱。

二月革命的消息使德國興奮起來。心在悸動，話語在各處傳播，議論和不滿傳遍了在這個分成三十個部分的德意志聯邦。在巴黎的德國工人成立了一個俱樂部，來商量他們應該做些什麼事情。臨時政府也鼓勵他們，不過不是鼓勵暴動，却是鼓勵他們離開法國；他們的睡夢確實多少被法國工人攪醒了。不用說，在弗羅公發表了送別祝福和哥西及葉發表了抨擊暴君和專制者的激烈演說以後，這些工人回到德國去多

半會受着絞刑或被槍決，或者得着二十年的徒刑；然而他們並不顧慮到這件事情。

他們決定到巴登去發動革命；但是什麼人可以做他們的救助者？什麼人可以統率這支由幾百個和平的工人和匠人組織的新的「萊因軍」？什麼人倘使不是這個大詩人，背上佩着七絃琴，手裏拿着寶刀，騎着他在他的詩中所夢想的「戰馬」？還有誰呢？——愛瑪這樣想。他會在戰爭之後歌唱，在唱歌之後戰勝；他會被舉為獨裁者，他會出席各邦君主的會議，向他們宣布他的德意志的願望；在柏林他的銅像會在菩提樹下建立起來，在那所老銀行家的住宅裏可以望見，他的名字也會流傳無數年代，被人歌頌不絕……在那些詩歌裏，這個忠誠的好愛瑪，她跟着他像他的一個佩刀劍的扈從，一個僕人，一個傳令兵，她在戰鬥中一直守護着他，她也許不會被人忘記的。她在奈夫·德·柏地·尙

⑤ 斐迪南·弗羅公 (1800—1866) 是一八四八年二月的臨時政府的秘書。——英譯者

⑥ 馬克·哥西及 (1808—1861) 是法國的政治家和革命者。——英譯者

街定做了一件黑、紅、金三色（德國國徽）的騎馬服，買了一頂有着黑、紅、金三色帽章的黑天鵝絨帽子。

愛瑪託朋友們向那班德國工人提起這個詩人的名字；他們還沒有找到一個領導者，而且記得黑爾威席的詩鼓舞他們參加革命，他們便選了他做領袖。愛瑪勸他接受這個位置。

究竟是什麼使得這女人會把她如此敬愛的人推到這個危險的地位去呢？究竟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什麼情形裏表現過他的鎮定，他的臨機應變的才能，他的思想敏捷，他的觀察正確，他的勇敢堅定呢？——這都是一個外科醫生施手術時，一個別動隊領袖統率他的部隊時所不可缺少的。這個軟弱的人究竟在什麼地方找到力量來激起他的神經的一面加倍活動，而同時把另一面完全壓止呢？她自己既有決斷，又能自制，因此她的這行為倒使人對她不能寬恕了，——她忘記了她的丈夫聽見一點聲音就會驚跳起來，遇着一點災難就會改變臉色，受到一點肉體的痛苦就會灰心短氣，見着一點危險

就會張皇不知所措。

這是一種可怕的嚴重試驗，在這里一切託辭都沒有用，在這里人也不能拿詩文救助自己，在這里可選擇的路只有兩條：一邊是放在墳墓上的桂冠，另一邊是蒙羞與逃亡！——究竟是什麼使她把她的丈夫帶進了這裏面去呢？她所期望的却另是一種——她後來在談話和信函中常常無意地把牠們敘說了出來。

巴黎的共和國沒有經過戰鬪便宣告成立，在意大利革命也正得勢，從柏林甚至從維也納來的消息也明白地報告那些王位已經在動搖了；誰也難想到巴登公爵或符騰堡王能夠抵抗革命思想的突進。說不定自由的呼聲一起，兵士便會丟開他們的武器，人民會張開兩手歡迎暴動份子，詩人便來宣告共和國成立，共和國會推舉詩人爲獨裁者——拉馬丁不是做過獨裁者嗎？以後那位獨裁者詩人便出發在全德國各地作凱旋遊行，他的黑、紅、金三色的愛瑪戴着她的帽子跟在他的旁邊看他接受文武兩方面的光榮……

實際上事情却不是這樣。巴登或斯瓦比亞的愚蠢的兵士完全不知道什麼詩人和什麼共和國，他却很知道紀律，很知道他的伍長，而且由於他的奴隸根性，他還愛紀律，愛長官，而且盲目地服從他的長官。農民事先完全不知道革命黨人的計畫，革命黨人也沒有一個認真的計畫，並且事前沒有一點準備。便是像黑克爾②和威立席①那樣的

② F. K. F. 黑克爾 (1811—1881) 是德國社會主義民主黨的領袖之一，他在德國革命爆發的時候，企圖使「準備議會」成爲一個永久的議會。他率領了一隊革命黨人侵入巴登，後來戰敗，亡命瑞士，又移居美國，從事耕種。在美國內戰時期，他組織了一個德國聯隊，指揮着一旅德國志願兵。

英譯者

① 著者在另一處講到威立席，有著這樣的話：「他是一個心地潔白性情善良的人，一個普魯士的炮兵士官；他加入革命一方面，變成了一個共產主義者。在黑克爾的暴動中他指揮炮兵爲民衆作戰，等到革命完全失敗，他才去英國。他到了英國，身邊沒有一文錢，他想以教授數學和德文爲生，但是他沒有好運氣。他便拋棄他的教本，不願他那軍官的地位，勇敢地去做一個普通工人……。」——譯者

勇敢的人也不能夠做什麼事情——他們也失敗了，不過他們並沒有臨陣脫逃，同時他們幸而沒有一個崇拜他們的德國女人跟在他們的身邊。

開火的時候，愛瑪看見她的駭得臉色蒼白的佐治眼裏含着恐懼的眼淚，準備着拋開他的軍刀逃到什麼地方去躲藏起來——她便幫忙來完成他的毀滅。她冒着炮火站在他的前面，要求他的同志們來救出這位詩人，兵士勝利了。愛瑪自己甘冒受傷，被殺，被俘（即是先受一頓鞭打，然後被送到司潘道或拉席塔特禁錮二十年）的危險，掩護她的丈夫逃出了危險區域。

他在戰爭的開始便躲藏在一個鄰近的村莊裏。他跑到一個農家去，哀求那個農夫把他隱藏起來。那個農夫起先還躊躇着，害怕兵士們會來搜查，但是後來終於叫他進了院子裏面。那人四處找尋，找到一隻空桶，便把他藏在桶裏，上面再蓋着稻草，農夫這樣做，自己隨時都會受到笞刑和禁錮的，而且房屋家產也有被劫掠之虞。兵士果然來了，農夫並沒有把詩人賣掉，却送了一個信給愛瑪，讓她來帶走她的丈夫，把他藏在一輛載貨馬

車裏，她自己也換了服裝，坐在御者座位上，這樣載着他出了國境。「那個救你的人叫什麼名字？」我們問他道。「我忘記問他，」黑爾威席安靜地回答着。

他的激怒的同志們氣憤地攻擊着這位不幸的詩人，同時還責備他發了財，家裏堆滿了『鍍金的雕刻物，』責備他的那種貴族的優柔性格等等。他的妻子完全不明白她所做的那些事情有着什麼樣的效果，她在四個月以後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替她的丈夫辯護，在這小冊裏她詳細敘述了她自己的英勇的行爲，却忘記了這會使他的事情更加明顯。

不久便有人攻擊他不單是臨陣脫逃，並且還浪費，藏匿公款。我想他並沒有侵吞公款，不過同時我相信錢大概是被他們夫婦毫無目的地任意亂化了。P·安寧科夫親眼看見他們在雪威店裏購買點心和腹中填塞着麥草的火雞，而且還把酒和別的東西裝在他們的旅行馬車裏面。錢是弗羅公按照臨時政府的命令給的：這筆款子的數目據兩方面所說相差甚遠；法國人方面說有三萬法郎，黑爾威席却聲明他所收到的還不到這

個數目的一半，不過他的旅費是法國政府付出的。在這罪名以外，那些回來的暴動者還加添地說，他們到達斯特拉斯堡的時候，飢餓不堪，衣服皆已破爛，身邊連一文錢也沒有，他們去找黑爾威席求他幫助，被他拒絕了——愛瑪甚至不許他們和他見面——而他自己却住在一家豪華的旅館裏穿着『黃色摩洛哥拖鞋』他們爲什麼把這一對拖鞋看作奢侈的標記，我不知道，但是我聽見他們十幾次提起這對黃色拖鞋。

這一切彷彿是一場夢。三月初這班立志解放祖國的人還在巴黎舉行慶祝，在五月中旬他們戰敗了，又經過法國邊境逃回來。黑爾威席回到巴黎，他也醒悟了，知道他的到光榮的徑路被堵塞住了——現實的生活嚴酷地使他記憶起他自己的限度。他明白他的地位——他的妻子的詩人和臨陣脫逃的獨裁者——是很不利的。……他必須開始過新的生活，否則他便會墮落到底。我還幻想（這便是我犯了最大錯誤的地方）他會改掉他的性格的缺點。我還幻想我在這方面比較任何人都更能夠給他幫忙。

我每天都聽見這個人對我說着下面的話（他後來還寫在信裏）我怎麼能夠不

這樣想呢？他對我說：『我知道我的性格的可憐的弱點——你的性格比我的更強健，更明晰——請你扶持我，做我的哥哥，做我的父親……我沒有一個對我親近或親愛的人——我的友愛都集中在你的身上——你用了愛和友情可以使我變成無論什麼樣的人——請你對我不要太嚴厲，請你和藹一點，寬縱一點，讓我握着你的手……而且我實在在不會放掉牠，我要守住你……我在某一件事情上並不比你差，也許我還要超過你——這就是在我對我親愛的人的無限的愛慕上。』

他不是說謊，不過這一番話並沒有給他添上一個責任。他不是說謊，不過他並沒有預備爲真理貢獻一點犧牲。他去參加巴登暴動，也並不是存心要在戰鬪的時候離棄他的同志，可是一看見危險他就逃走了。只要是沒有阻礙，沒有鬪爭的時候，只要是用不着努力或犧牲的時候，一切都進行得很平順——也許經過許多年，也許經過一生……但是倘使路上遇着躓石，那麼麻煩，罪惡，羞辱都會發生了。我爲什麼當時不明瞭這種情形呢！

在一八四八年年尾，黑爾威席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來和我們在一起。他在家裏很悶。愛瑪實在把他煩夠了。她從巴登遠征回來以後並沒有絲毫的改變。她對過去發生的事情也不去回想一下。她還是和從前一樣，她熱愛她的丈夫，她滿足，她喜愛講話，好像他們夫婦是凱旋回來似的，至少他們背上並沒有帶一點傷痕。只有一件事情使她焦慮——這便是缺乏金錢，而且很明顯地知道不久就會完全沒有了。他所參加的失敗了的革命並不會解放德國，也沒有將桂冠放在詩人的額上，但是牠却把那個老銀行家（愛瑪的父親）完全毀了。她不斷地努力消除她的丈夫的憂鬱的思想；她却從沒有想到只有這些悲戚的回想或者可以拯救他。

淺薄輕浮的愛瑪對深刻高尚的思想並不感到興味，在她看來這類思想只能夠產生痛苦。她有的就是這樣的一種性情——遇着難題愛用『或此或彼』來一刀斬斷亂麻；往左往右在他們都沒有關係，只要他們能夠免去困難，再繼續走去……到什麼地方

去呢？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她常常在談話中間忽然插入一段趣話，一段逸事或者一點實際的見解——雖然牠的實際的程度是低劣的。她相信我們裏面沒有一個人像她那樣有着那許多實際的才能。因此她不但不用嬌媚來掩飾她的事務的才幹，她反而賣弄風情似地把牠們表現出來。而且我還應該說她從沒有表示出一點真正實際的辨別力。無事自擾，小題大做，議論物價，議論廚子，傢具，物品，這和事務才幹是完全不同的。在她的家裏所有的東西都是雜亂無秩序的，因為她的偏執狂支配了一切；她隨時都是小心提防着，留心看她的丈夫的臉色，她把他個人的任性看得比一切實際的生活必需品更重要，甚至比他們的兒女的健康與教育還重要。

黑爾威席自然地掙扎着要脫離家庭，他想在我們這里尋求和平與和諧；他把我們看作一種理想的家庭，他愛這家裏的一切，崇拜這家裏的一切，我們和我們的兒女他都一樣地愛着，敬着。他夢想着和我們一起去到一個遠遠的地方，在那里住下來，靜靜地等着看那本黑暗的歐洲的悲劇的最後一幕。然而除了對於一般事物我們和他有着相同

或極相似的理解外，我們中間却極少有共同之點。黑爾威席企圖利用着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他專心追求達到他自己的目的，他膽怯地，同時又自負地追求人們的注意；他一面懷疑，一面又相信自己的優越。這一切便使他成爲喜歡賣弄而且反覆無常，有時他是故意地憂悶，故意地仔細，或者故意地疏忽。他永遠需要着一個正像愛瑪那樣的可以同時做他的指導者，他的朋友，他的知己，他的奴隸的人，這個人在不需要的時候就應該恭順地走開，但是只要他一招手便連忙跑回去，而且帶着笑容服從地做他所命令做的事。

我也追求着愛和友情，追求着同情，甚至追求着別人的讚美，我努力去獲取牠們，但是我決沒有一點這種在憂憤的時候和在分辯解釋的情形中表現出來的女性的狡猾，這種求人注意求人寵愛的永久的渴望。也許我的極端的真實，我的過分的自信，我的行爲的率真（我的疏忽）也是從虛榮心來的，也許我是由牠們把災禍招致到我的頭上來的，然而情形確是如此。在歡笑與在憂愁中，在愛與在公衆利益中，我誠摯地獻出了我自己，我可以完全忘却自己地快樂或悲苦。我有着堅強的體力與毅力，因此我獨立不倚，

信任自己，我準備着隨時去援助別人，但我從沒有求過別人可憐我，給我一點幫助。我和黑爾威席有着這樣相反的兩種氣質，所以我們中間有時會發生不愉快的衝突，這也是可能的。但是第一，他對我比對別人更加小心；第二，他悲痛地向我承認他的錯處，這樣完全解除了我的武裝；他並不替自己辯護，不過拿友情的名義懇求我寬恕他的弱點，他承認自己的弱點，而且責備自己的弱點。我好像是他的一種監護人，我在別人的面前庇護着他，我勸誡他，他順從地接受了我的話語，他的這種順從是愛瑪極不喜歡的——她嫉地討厭着牠。

一八四九年來了。

二 一八四九年

心的癡迷

在一八四九年我漸漸地發覺黑爾威席有了種種的變化。他那喜怒無常的性情是越發喜怒無常了；他常常感到難堪的悵鬱和軟弱。他的岳父這一回永遠地失去了他的財產；剩餘的一點產業應該留給其餘的家人作生活費……貧窮更不客氣地叩着詩人的門。他想到這個便不禁要發顫，而且完全失却了男人氣概。愛瑪拚命地掙扎，東西借貸，賒欠物品，出賣她的東西——竭力使他看不出來他們目前的真實的經濟情形。她自己連必需的東西都不要買，並且也不給兒女做一件裏衣，爲着使她的丈夫可以在蒲洛文

沙兄弟公司喫精美的晚餐，買一些無用的奢侈品。他只向她要錢，却不去問她怎樣得到錢，而且他也不知道。我爲這事情責備過愛瑪，我對她說她是在毀他，我也向他提示過——他堅決地不肯聽我的話，她也在使性，事情還是照樣地進行。

他雖然非常懼怕貧窮，但是這還不是他的鬱悶的原因。在他爲他自己的情形悲嘆時，他總是反覆表示着同樣的意思，我漸漸討厭起來；他永遠抱怨着他自己的軟弱，又還責備我不應該對他那樣良善，那樣愛護，他說他漸漸地沈落，衰亡，沒有一個人伸手援救他，他說他是這樣寂寞，這樣不幸，所以他想死去，他說他對愛瑪雖然十分尊敬，可是他的敏感纖細與衆不同的心靈受不了她的粗魯的接觸，甚至受不了她的『響亮的聲音』。他這樣反覆地訴苦，使我聽得厭煩了。然後他又熱烈地對我發誓他是如何地敬愛我。……由他的這種熱狂的，失常的狀態，我開始看出來一種特殊的情感，這驚醒了我，使我對他，同時也對我自己警戒起來。在我看來，他的對娜達麗的愛慕已經有了一種更激情的性質。這時我不能有什麼舉動，我沈默着，我開始憂戚地預料着我們正是這樣地在製造

大的糾紛，結果我們的生活裏一定有什麼東西會被摧毀的。

……一切都被摧毀了。

他反覆地談着他的絕望，他不斷地要求着人對他注意，求人給他一句溫暖的話語，他依靠着這樣的話語，他永遠不停地訴苦——這一切在一個女人的心上自然有着很大的效力，何況還是這樣的女人，她好不容易纔得來的寧靜剛剛被毀壞了，而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這種深的悲慘的環境又正使她受着痛苦。

娜達麗有一次對我說：「你缺少一種要素，不過對於你這樣的性格，沒有牠倒也很合式：你了解那種渴望着一個母親，一個朋友或一個姊妹的溫柔的愛護的心情，這正是黑爾威席所少不了的。我了解這心情，因為我自己也感覺到牠。他是一個大孩子，而你却是一個成年的人；一件小事情都會使他快樂或者憂戚。一句嚴厲的話對他也差不多是致命的打擊，我們應該愛惜他……在另一方面說，你看他爲了一點小的注意，爲了一點親切，爲了一點同情，便帶着多麼深的感激道謝別人……」

這是真的？……然而不，他一定會在告訴她以前自己先對我說……我沒有洩露過他的祕密，我並不會提過一句。我却惋惜他沒有對我說起。一個祕密可以被保守着，只要牠不會在一個人面前洩露過，而且只有在這種時候，倘使他說出了他的愛情，那麼他決不能夠對一個在精神上和他如此親近的人沈默，而且隱藏着一個和那個人有着如此密切關係的祕密。他却並沒有說出來……我這一次也忘記了那本題作亞美尼烏斯的舊小說。

在一八四九年尾我從楚利克到巴黎去交涉取回被俄國政府扣留了的我母親的款子。我離開日瓦亞時纔和黑威爾席分別。後來在百倫我又遇見了他。我看見他拿着從彼岸來的校樣正在對特列佛斯的西蒙朗讀裏面的幾段。他見了我連忙跑過來，

④ 路德維席·西蒙 (1810—1872) 是特列佛斯的律師，一八四八年，被選為德國國會議員屬極左派。

一八四九年七月他亡命瑞士特列佛斯法庭，判他缺席判決死刑。他在一八五五年出版了一本題作

亡命詔的書——英譯者

好像他和我有幾個月沒有見面似的。我在這天晚上離開百倫。他一直留我在，身邊連一分鐘也沒有離過，他反覆地對她表示他是如何熱誠地敬愛着我。他這時候爲什麼找不到力量對我坦白誠實地承認呢？……我當時對他還懷着好感，那麼一切事情的發展還會是合於人情的。

他送我到馬車站，告了別，他把身子靠在大門上，驛車經過大門開走了，他還留在那裏揩拭眼睛……我真正愛着這個人，這時差不多是最後的一次了……只有在思索了一個通夜以後，我纔想到一個字眼，我不能把牠從我的頭腦中去掉——『災難，災難！』

『將來會有什麼結果呢？』

我的母親不久便離開巴黎。我留在愛瑪的家裏，不過實際上我是完全獨居的。這孤寂在我是必需的：我要獨居，我要思索，我究竟應該怎樣做。娜達麗來了一封信，說起她對黑爾威席的同情，這給了我一個機會，我決心寫信給她，說明我的意思。我的信函的語氣是悲戚的，但也帶着鎮定；我求她迅速地而且注意地打開她自己的胸懷來看，我求她對

她自己要坦白，對我也要坦白，我還使她明白我們兩人是被過去的一切，被我們的一生過於密切地連在一起的，在我們中間不能有任何隱匿的事情。『我接到你九日的信。』（娜達麗回信說，這封信還留存着，所有別的信差不多全燒燬了。）『我也坐着，只是驚愕地想：這是什麼緣故？我哭着哭着。也許這全是我的錯，也許我不配活下去——不過我的心情恰和那晚上我一個人留着給你寫信時的一樣。我對你，對全世界都沒有什麼可責備的地方，我的心靈裏並沒有過責備的感覺。我生長在我對你的愛情裏面，猶如我生長在上帝的世界中；倘使我不在這裏面，我也不會在別的地方了！被這世界逐出——我便須在別處重生。我不能和牠分離，猶如我不能和自然分離一樣，我從牠裏面出來，我又走回到牠裏面去。我從沒有一刻起過另外的感覺。這是一個寬廣的，豐富的世界，這樣豐富的内心的世界我還沒有見過；也許牠是太大了，也許牠把我的存在及其需要過於擴大了——在這種滿足之中，有一些時候（這是在我們的共同生活的開始就有了的）在我的心靈深處有什麼像一根細毛那樣的東西隱隱地搔着我的心靈，過後一切又是

光明的了……』『這個沒有滿足的東西，這個未經使用而且被摒棄了的東西』（娜達麗在另一封信裏的話）追求着另外的同情，而且在黑爾威席的愛裏找到了牠。

這並沒有使我滿足，我再寫信給她：『不要單把你自己的內心粗粗一看就避開，不要勉強去尋找解釋。你靠着談話不會逃避掉漩渦的，牠仍還會把你沖去。在你的信裏有着一種我不熟習的新的調子，這不是憂鬱的調子，這是另外的一種……現在一切還握在我們的手裏……讓我們拿出勇氣來將牠澈底解決。我們既然將那個苦惱着我們的心靈的祕密吐露出來，那麼黑爾威席便會是我們的和聲中的一個失調，否則我便是我準備帶着沙夏到美洲去，那時我們會看見事情變到怎樣……這對我是很苦的，不過我要竭力忍受；在這里住下去却是更苦，而且我實在受不了！』

她帶着驚恐的呼號回答我的這封信，她從沒有起過和我分離的念頭，『你怎麼能

夠！你怎麼能夠——我離開你……好像那是可能的……不，不，我只想到你身邊來，立刻到你身邊來……我就要收拾行李，幾天以後我便會和小孩們一起在巴黎了！」

她離開楚利克的那天又寫信給我：「彷彿在風暴和遇險以後我回到你身邊來，像回到我的港口一般，我充滿着信仰，我充滿着愛。我只希望你的心境和我這時的一樣就好了！我比從前更快樂！我還是一樣地愛你，不過我現在明白怎樣更清晰地認識你的愛，而且我欠生活的一切債項都已償清了——我沒有期望，我沒有欲求。至於那些誤解——我感激牠們，牠們使我明白許多事情，牠們就要過去，而且像黑雲那樣地消散的。」

我們在巴黎的會晤並不是快樂的，不過牠使我們深切地、真實地承認：我們的生活的根已經十分牢固，便是風暴也不能將牠們拔起；要把我們分開這不是容易的事。在那時期的長談中間有一件事情很使我驚奇，我將牠仔細考究幾次，每一次我都相信我自己不錯。娜達麗還保留着對黑爾威席的憐愛，可是他不在她面前時她却似乎呼吸得更自由，她覺得更爽快，好像她是從什麼魔術符咒的圈子裏走出來一般，她害怕他，她覺得

他的靈魂裏面有着陰毒的力量，她懼怕他的無限的利己心，她在我這裏尋求扶持和保護。

黑爾威席雖然不知道我和娜達麗間來往的信札的內容，他却猜到我的信裏一定有什麼不好的話。事實上，我把別的一切事情撇開不談，我也很不高興他。愛瑪掙扎着，哭着，努力來使他滿足，送錢給他用，而他不是不回她的信，便是向她發脾氣，不斷地問她要更多的錢。

我留存着的他寫給我的信，與其說是朋友的函札，不如說是熱烈的情書。他含着眼淚責備我的冷淡，他哀求我不要撇棄他，他失掉我，失掉以往的完全明朗的同情，便不能夠生活，他詛咒我們的誤解和那個『瘋狂的女人』（指愛瑪）的干涉，他渴望着開始一種新的生活，在遠遠地方和我們在一起過的生活，他又稱我做他的父親，他的哥哥，他的親密的朋友。對這一切我用了各種口氣回答他道：『你要想想看，你是不是能夠開始一個新的生活，你是不是能夠擺脫……腐爛和腐敗的文明』——我兩次向他提起亞

列科，^④那個老吉普色人對亞列科說：「驕傲的人，走開罷，你只求你一個人的自由。」他帶着眼淚和責備來回答我的這信，但是並不會坦白地吐露他的胸懷。他的一八五〇年中間的信札和我們在尼斯的最初幾次的談話證實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這是什麼？是欺騙？是背叛？是說謊？不，還是那件舊的東西——就是我常常責備西歐人所具有的那種優柔寡斷的兩重性格，我許多次反覆思索過我們這可悲的戲劇的一切細節，我總不禁要驚愕地想：這個人怎麼一次也沒有吐露過他的胸懷，連一句話也沒有，連一點真實的感情衝動的表示也沒有。他既然覺得不能對我坦白，他怎麼能夠設法和我更密切地接近，而且在他的談話中還觸到那些靈魂的神聖的處所（要觸到那些處所必須不要褻瀆完全的與相互的誠實才行）呢？

當他猜想到我的疑心，他不僅堅守着他的祕密，並且還更加熱烈地向我保證他對我的敬愛，同時他又更努力地用他的絕望來感動那個心意徬徨的女人的時候——當

④ 亞列科是普式庚的長詩吉普色人中的主人公。——英譯者

他開始被動地用他的沈默欺騙着我，同時又懇求她（這是我後來纔知道的）不要疏忽地漏出一句話使他因此失去我的友愛的時候——這便是犯罪的開端了。

犯罪……是的……以後的一切苦難都是牠的簡單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死阻止不了牠們，懺悔也阻止不了牠們，因為牠們不是懲罰，却是結果……事情一經做過，無法改變，因此結果便會影響後世。賠償，悔改可以使一個人同他自己，同別人和解，懺悔可以救贖一個人，但是他的行為的結果會走牠們自己的可怕的路。爲了逃避牠們，宗教便發明了天堂——牠的前廳便是寺院。

我離開了巴黎，差不多同時愛瑪也走了。我們決定在尼斯住一兩年（這地方當時還屬於意大利），愛瑪也到了那里。以後不久，便是在快到冬天的時候，我的母親就要到尼斯來，黑爾威席也和她同來的。

爲什麼我要同娜達麗到那個城市去呢？我和別人都想過這個問題，不過這實在是一個很小的問題，就是撇開我到什麼地方黑爾威席也能夠到什麼地方這件事實不提，

我能夠用地理的和別的表面性的方法來避免恥辱麼？

黑爾威席到後三四個星期中間，他帶着一個維特^{④⑤}的神氣（他的絕望達到最後的階段了），他的這種神氣非常顯著，所以一個路過尼斯的俄國醫生相信他是在發狂了。他的妻子平常總是含着眼淚——他橫暴地對待她，她會跑到娜達麗的房間裏哭幾個鐘頭，她們兩人都相信今天或明天他便會投海，或者用手槍打死自己。娜達麗的蒼白的臉頰和焦慮的表情，還有她甚至和兒女們在一起時候，也帶着的那種焦慮的心神不定的神氣，使我很清楚地看出來她的內心的苦痛。

我們誰都沒有說出一個字，但是在表面的平靜中，我看見什麼兇惡的東西的閃光逐漸地逼近——猶如一對發光的點子，不斷地在樹林邊時隱時現，表示有一隻猛獸等在那里。萬事都急速地向着一個頂點進行。這頂點却被阿爾加^{⑥⑦}的誕生所延遲了。

④⑤ 歌德的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中的主人公，因失戀自殺——譯者

⑥⑦ 赫爾岑的幼女——譯者

三一八五一年

在新年前娜達麗把她從畫家居約④那裏訂購來的一幅水彩畫拿給我。

這裏畫的是我們的屋前的遊廊，還有一部分的房屋和院子，孩子們在院子裏玩耍，達達的山羊也躺在那裏——娜達麗自己是在後邊，就在遊廊上。我以為這幅畫是送給我的，但是娜達麗卻說她打算把牠送給黑爾威席，作為新年的禮物……我不高興，娜達

④ A·P·居約（一七八七年生）當時的流行的畫家。——英譯者

麗問我：『你喜歡牠嗎？』我說：『我非常喜歡牠，倘使黑爾威席肯的話，我也要去訂一幅這樣的畫。』

娜達麗從我的臉色和聲音，便知道這句話是一種挑戰，而且還是一種內心的激烈風暴的信號。她望着我，眼裏含着淚水。

『你拿去罷，』她說。

『我還沒有這種心思，這樣卑劣的心思……』我答道。

我們便不再說話了。我們在我的母親那裏過新年。我的心情非常激動不安；我坐在福黑特④旁邊，一杯一杯，不歇地斟滿着他的和我自己的酒杯，我還不斷地說着辛辣的，諷刺的笑話。福黑特大聲在笑。黑爾威席帶着憂鬱的眼光默默望着。後來他明白了。他飲了新年酒以後，還舉起他的杯子，並且說他只希望『剛來的這一年不要比去年更壞，

④ 即卡爾·福黑特（1817—1898）德國博物學者——譯者

他一心一意地希望着這個，不過不見得有把握。他反而感到一種不好的預兆，他恐怕一切都會歸於毀滅。」

我沒有說一句話。

第二天早晨我拿起我從前寫的小說誰的罪過②。翻看，我讀了柳冰加③的日記和最後的幾章。這能夠是我的命運的一個預言，就像阿涅金④的決鬥是普式庚的命運的預兆嗎？……但是我的內心的聲音對我說：「你是一種古怪的克魯次非爾斯基⑤。」

② 在一八四五年出版。——譯者

③ 柳冰加即柳巴，誰的罪過中的女主人公。她和她的丈夫的朋友伯爾多夫戀愛。柳巴的日記在誰的罪過「後篇」中。——譯者

④ 普式庚的長詩愛佛金尼·阿涅金中的主人公。他在決鬥中殺死了他的鄰居年青的詩人普式庚。已後來與他的妻子的情人決鬥被害。——譯者

⑤ 柳冰加的丈夫，後來死於酒病，他實行了自己犧牲。——譯者

——而且，老實說，他也是一種古怪的伯爾多夫^①。他的高尙的真誠在哪裏？我的悲痛，自己的犧牲又在哪裏？』在我相信着娜達麗沈溺在一時的癡迷中的時候，我更相信着我應該和他爲這事情戰鬥到底；使他不曾把我從她的心裏逐出。

事情果然不出我的預期——娜達麗自己先來和我談論這件事情。經過了關於那幅圖畫的爭辯和在我的母親家裏新年的聚會以後，再要敷衍下去，是不可能的了。我們的談話是苦痛的。我們兩個都不像在前一年那樣地明白坦然了。她的心境非常困惱，她害怕我會走開，又害怕他會走開，她想她自己走開，回到俄國去住一年，她又害怕走。我看見她在躊躇，我看見他用着他的利己心會把她毀掉……她一定沒有抗拒的力量。他的沈默激起了我的憎恨。

我又對她重說一次：『我把我的命運放在你的手中。我再求你把一切來衡量一下，

① 誰的罪過中的男主人公，他愛上了他的友人的妻子——譯者

把一切的價值來考慮一下……我依舊準備着接受任何的決定——我可以等候一天，等候一個星期，不過這次的決定必須是最後的決定。我覺得我已經到了我的力量的限度了——到現在我還可以循規按理地行事——但是我也恐怕我不能夠長久支持下去。」

「你不要走開，你不要走開，」她忽然迸出哭聲說，「你走了，我不能夠活下去。」她的這樣的話並不是輕易說出來的。「他必須走。」

「娜達麗，你不要着急——不要這樣着急地就作出最後的決定，正因為這是最後的了……等等罷……你想想——你要考慮多久都可以，不過請你給我一個最後的回答。像這樣的情感的反覆漲落，我實在受不下去……牠們使我變得愚蠢。我現在漸漸地變成了偏狹的人，我要發狂了……任憑你要我怎樣都好，不過一經決定，就不該再改變……」

就在這時候母親和柯立亞②③坐了車來邀我們到門托勒去，我們出去，預備走進

馬車坐下，車裏缺少一個座位。我要黑爾威席坐下。黑爾威席平時雖然不是一個精細周到的人，這時他也不肯就坐。我看看他，猛然把門碰上，對車夫說了一聲「走！」

後來我們兩個人單獨地在房屋前面的海濱。我覺得我的心上彷彿壓着一塊石頭；他沈默着，臉色白得像一張紙，他躲避着我的眼光。我爲什麼不對他明白地說出來，或者把他從岩上推下去，推進海裏呢？一種神經的軟弱阻止了我。他對我說起一個詩人的痛苦，又說生活的安排是如此可怕，使得一個詩人給到處帶來麻煩。他自己受苦，也使每個和他親近的人受苦……我問他讀過喬治·桑^①的浩刺斯沒有。他記不起了。我勸他讀這小說。他便到威斯公地那裏去找這書。

我·就·沒·有·再·看·見·他·了。

① 穆爾寧的次子——譯者

② 喬治·桑 (1804—1876) 是當時有名的法國女作家——譯者

在六點到七點中間我們都坐在飯廳裏用晚餐，他卻沒有來。他的妻子進來了，她含了一腔眼淚；她說他的丈夫不舒服——我們互相望着——我覺得我真可以把我手中拿着的刀刺進她的身體裏去。他把自己關在頂樓上他的房間裏面。他用這種做法便可以使我不必顧慮到他了。

後來別人都走了，孩子們也去睡了——我們夫婦單獨在房裏。娜達麗坐在窗口哭着。我在房內踱來踱去，血液在我的額角跳動；我幾乎不能夠呼吸了。

『他要走了，』她終於開了口。

『我想那是用不着的——應該我走。』

『天呀……』

『我要走。』

『亞歷山大，亞歷山大，不要說那些你自己會後悔的話——你聽我說——救救我們大家。只有你一個人能夠這樣做。他失去了勇氣，他很頹喪。你自己知道他多麼敬重你，

他的狂熱的愛——他的狂熱的友情和他知道他使你受到痛苦的自覺——而且更壞的……他想走開，想在我們眼前消滅，可是你一定不要讓事情弄得更紛亂——否則他會自殺的。」

「你相信嗎？」

「我完全相信。」

「是他自己這樣說過的嗎？」

「他和愛瑪，他已經把他的手槍擦乾淨了。」

我忍不住大笑起來，便問道：「這是在巴登用的那支手槍嗎？——他倒應該把牠擦乾淨，牠一定落在泥裏去了。不過你也可以對愛瑪說，我願意抵償他的性命。我願意爲牠保險，你要多大的數目都可以。」

「你當心你會爲你的笑後悔的，」娜達麗說着，憂戚地搖搖她的頭。

「倘使你高興，我可以去勸阻他……」

「那麼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結果麼，」我說，「那是不容易預料的，而且要避開牠們卻又是更加困難。」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們的孩子，那些可憐的孩子，他們以後會變成什麼樣呢！」

「你早就應該想到他們的！」我說。

這自然是我對她說過的話中最殘酷的。我那時是太氣憤了，我不能夠心平氣和地瞭解我所說的話語的意義。我覺得有什麼東西在我的胸裏，我的頭裏搖動，我不僅可以說出殘酷的話語，我也許還可以做出流血的事情。她完全被悲痛壓倒了——接着是一陣沈默。過了半點鐘，我願意喝乾我的苦杯，便又對她發了幾句問話，她一一回答了。我覺得我自己已經完全破碎了，野蠻的復仇的衝動，妬忌的刺戟，和被損害了的自尊心使我迷醉；沒有刑罰，沒有絞刑架可以令我感到恐怖，我的生命是不值一文了。這逼着我可以做出任何瘋狂、可怖的行爲。我不說一句話，我交叉着兩手站在客廳裏那張大桌子前面，

也許我的臉完全扭成了怪樣。

沈默仍然繼續下去。我忽然掉眼去看她的面顏，我不覺吃驚了：她的臉上罩着一層死色，一層青白色，她的嘴唇是白的，她的嘴半張開，而且在抽動，她不說一句話，只顧用着空虛的、瘋狂的眼睛看我。這種無限的苦楚和無言的悲痛的神情逐漸鎮定了我的紛亂的激情；我爲她悲傷，淚珠流下我的臉頰，我真預備跪在她的腳邊，求她的寬恕……我在沙發上坐下來，我坐在她的旁邊，拿起她的手，把我的頭放在她的肩上，竭力用溫柔的語調去安慰她。

我的良心折磨着我，我覺得我做了一個拷問者，一個殘酷的審訊官……難道這是她所需要的嗎？難道這就是一個朋友的幫助，這就是同情？難道我帶着我的一切的教養，一切的人性，在妬忌和憤怒突然發作的時候，居然能夠拷問一個不幸的女人，做出藍鬚子^①的那種行爲嗎？

幾分鐘過去了，她沒有說一句話，她還不能夠說一句話——於是她俯在我的頸上

抽泣起來。我使她躺在沙發上，她沒有一點氣力，她只能夠說：『不要害怕，親愛的，這是好的眼淚，溫柔的眼淚；不不，我決不會離開你的。』

她的激動和帶瘧變性的抽泣使她不能支持下去，她閉上她的眼睛，她快暈過去了；我把香水傾在她的頭上，打濕她的額角；她漸漸安靜了，睜開她的眼睛，捏着我的手，又落入半昏迷的狀態中，這樣繼續了一個多鐘頭；我仍舊跪在她的旁邊；後來她睜開眼睛，看見我的安靜的、悲戚的面容，眼淚仍還沿着我的臉頰流下來，他便對我微微一笑……

這是一個轉機。從這一刻起那種重重壓在她的心上的窒息人的毒烟便開始消散了，毒藥也漸少了牠的効力。

『亞歷山大，』她的精神略略恢復了一點；她便對我說，『你還是去了結你的那件事情，你答應我——我一定要看見你把牠了結，不然我便不能夠活下去——你答應我』

一定不用流血來了結牠，你想想我們的兒女……你想想要是沒有你和我，他們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答應你要用盡我的能力避免衝突，我願意貢獻多大的犧牲，不過同時你應該保證一件事：他必須在明天離開——至少要到熱那亞去。」

「這一定會照你的意思辦到……我們以後便開始一個新的生活，過去的事情就讓牠過去，也不會再提牠了。」

我熱烈地抱吻她。

第二天早晨愛瑪到我的房裏來。她的頭髮散亂，眼睛帶着淚痕，穿着一件工衣，腰間束了一根繩子，樣子非常難看。她帶着悲慘的深思的樣子走到我面前，在平時看見這個德國的傳奇劇，我一定會大聲笑起來……現在我卻沒有笑的心思。我不請她坐下，而且也不掩飾我並不高興她來看我。

「你要什麼？」我問道。

「他要我來的。」

「你的丈夫要什麼東西，他自己可以來——不然也許他已經自殺了？」

她把兩手交叉在她的胸前。她說：「你就這樣說——你是他的朋友……我真不明白你自然你一定了解在你眼前發生的事情的慘劇……他的纖弱的體質不能夠在她分開以後，也不能夠在和你決裂以後繼續活下去——是，他不能和你決裂……他爲了他帶給你的苦惱正哭着——他求我來告訴你，他的生命是捏在你的手裏，他要求你把牠殺掉……」

「這簡直是一個滑稽戲，」我打斷了她的話。「你看，有誰會像這樣地請別人去謀殺他自己，而且是叫他的妻子去請的？我討厭這種庸俗的傳奇劇裏的把戲，我不是一個德國人。」

「赫爾岑先生！」

「黑爾威席夫人，你爲什麼要來担任這種煩雜的任務呢？你當然想得到我這時不

會對你說什麼愉快的話。」

「這是一個注定的災難，」她停了一下便說，「我們兩人同樣地受到了牠的打擊……不過你看你的氣憤和我的忠誠是多麼地不同……」

「太太，」我說，「我們的職分不是一樣的；我求你不要拿牠們來比較，我恐怕你倒應該紅臉。」

「決不，」她挑戰地說，「你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過後她又說：「我要把他帶走，我不讓他再像這樣地過下去——你的希望會實現的。不過在我的眼睛裏不再是那個我十分尊敬過的人，被我看作佐治的最好朋友的人了。不，你要是那個人的話，你一定會和娜達麗分開，讓她走，也讓他走；那時我便會和你同孩子們留在這裏。」

我高聲笑起來，她的臉變得通紅，她帶着惱怒的聲音問我道：「這是什麼意思？」

「你爲什麼在談正經事情時候還開玩笑？」我對她說，「不過這也夠了。這是我的哀的美敦書：你馬上到娜達麗房裏去，你一個人去，你去和她談談，倘使她願意走，我就讓

她走，我不會妨礙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情，不過請你原諒我，我不要你們留在這裏，我自己還可以料理家裏的事情——不過，你聽我說……倘使她不願意走，那麼我和我的丈夫同住在這個屋頂下，今晚上算是最後的一次了。過了今晚我和他決不能夠一道住在這裏，要是我們還活着的話！」

一點鐘以後，愛瑪又來了，她憂鬱地通知我，聽她語氣好像在說：「看你的壞心的成續！」

「娜達麗不肯走——她毀掉了一個偉大人物的自尊心——我要救他——」

「是嗎？」

「所以我們在一兩天以內就走……」

「一兩天以內？這是什麼意思？明天早晨！你忘記了我們的條件！」（我重說着這番話，我並沒有違背我答應娜達麗的約言，我相信愛瑪一定會帶他走開。）

「我真不明白你——我從前簡直把你太看錯了！」這個瘋狂的女人說，她又走開

了。

這次她的外交的工作便是容易的了——她十分鐘以後又走來說，他對一切都同意，他答應離開，答應決鬥，但是同時他又耍她來告訴我，他立過誓不舉起手槍對着我的胸膛開放——不過他願意死在我的手裏。

「你看他又在怎樣地同你開玩笑——連法國的國王也還是被一個劊子手處死的，^②並不是由一個朋友來動手。你們真的明天動身嗎？」

「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辦。我們一點也沒有預備。」

「在晚上以前就可以預備好一切。」

「我們的護照還應該拿去簽字。」

我拉鈴，我們的廚子洛加進來了。我告訴他，愛瑪夫人請他把他們的護照馬上取來，

拿去簽字說要到熱那亞去。

『可是我們連旅費也沒有。』

『你們到熱那亞去要許多錢嗎？』

『六百法郎。』

『讓我拿給你。』

『我們還要償付店裏的賬。』

『大約要多少？』

『五百法郎。』

『你不要耽心，祝你一路平安。』

這種調子她不能夠忍受，她平日把自尊心看得比什麼都重要。

『爲什麼？』她說，『爲什麼對我這樣？你不應該恨我，輕視我。』

『那麼我對他就應該？』

『不，』她哽咽地說，『不，我只說我從前像一個姊妹似地誠懇地愛過你，我不願意臨走時不和你握手告辭。我尊敬你，你也許有理，不過你是一個殘酷的人。要是你知道我是怎樣地過着日子！』

『可是你爲什麼一生都做一個奴隸呢？』我對她說，把我的手伸了給她，在那時候我不能夠有同情的念頭。『你應該遇到你這樣的命運。』

她蒙着臉走了。

第二天早晨十點鐘詩人雇了一部馬車，裝上他的各色各樣的箱子，籃子，帶着妻兒往熱那亞去了。我那時站在開着的窗前；他很快地就進了馬車，使我連他的影子也沒有看見。愛瑪和廚子，女僕握了手，便進了馬車坐在她的丈夫的旁邊。我想不到再有比這資產階級的出行更丟臉的事了。娜達麗心裏非常難過。我們兩個便出去到鄉間散步，這次的散步也是不愉快的，從新的疼痛的傷痕中仍還有血流出來。我們回到家裏，最先遇見的人卻是黑爾威席的九歲的兒子何拉斯。

「你從哪裏來的？」

「從門托勒。」

「出了什麼事？」

「媽媽有個字條給你。」

「親愛的赫爾岑，」她寫道，好像我們中間並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我們要
在門托勒住幾天，旅館裏房間太小——何拉斯妨礙着佐治做事——請你答應我們把
他留在你們那裏住幾天。」

這種不知趣的辦法倒使我驚愕了。愛瑪同時還給卡爾·福黑特寫信要他去他們
那里，說有事情要同他商量——這樣就把局外的人拉進我們的事情裏來了！我請福黑
特把何拉斯帶去，對他們說，我們沒有空房間。

「可是我們的樓上房間還有三個月的租期，我們還可以使用牠們，」愛瑪托福黑
特來對我說。這完全真實——不過租金是我付出的。不錯，在這個悲劇裏面，和在沙士比

亞的悲劇裏面一樣，有粗野的笑聲，有發誓，有像市場上那種的小欺詐，同時也有着撕裂人心的緊張，有着衰微的生命，垂死的信仰，模糊的思想等等的呻吟。

愛瑪有一個女僕，名叫讓萊特，是法國布羅溫斯省的女子，漂亮而且很知自愛；她還留在這裏，預備遲幾天押着他們的行李搭輪船到熱那亞去。第二天早晨讓萊特輕輕地推開我的書齋的門，問道，她是否可以進來單獨地和我說幾句話。這是從來不會有過的事；我以爲她是來要錢的，正預備把錢給她。這個好心的布羅溫斯女子，她臉紅到耳根，眼含着淚珠，遞給我好些張未付的賬單，都是愛瑪買的東西，她說：『太太吩咐我這樣做的，不過我覺得沒有得到您的同意，我不能夠做——您看，太太叫我在店裏買這麼多的東西，她叫店裏把牠們添記在這些賬上——我不先告訴你是不能夠做的。』

『你來告訴我，是很對的。她叫你買些什麼東西？』

『單子在這兒。』

在單子上面開列着幾件襯衣，幾打手帕，全套小孩的裏衣襪子。

人說愷撒②可以同時做三件事情：寫，發命令。那麼這也是同樣的多才多藝罷——在生命瀕於毀滅，人們感到農神的鐮刀的冷鋒逼近頸上的時候，還能夠想着用便宜方法得到襯衣和小孩的長襪。德國人的確是一種了不起的民族！

我們如今又清靜了，但是這情形卻和從前的不相同——一切都帶着風暴的痕跡。信仰與疑惑，疲勞與激昂，煩厭與憤怒是一種酷刑，然而最使人難堪的卻是生命線已經斷折，而且使得生活成爲如此舒適的那種可寶貴的無憂慮無牽掛的心情也已喪失，並沒有留下一件可以視作神聖的東西。因爲做過的事已經做過，什麼都不能夠挽回了。一想到過去的事就使我爲將來憂懼。不知道有若干次我們夫婦單獨用晚餐，兩個人差不多一點東西都不動，一句話也不說，便離開了餐桌，我們揩去眼角的淚珠，還看見那個好

② 卽裘利烏斯·愷撒（紀元前：100—44）羅馬的大將，政治家和著作家。——譯者

心的洛加臉上帶着怒容，他把菜端開，一邊走一邊搖頭。

閒惰的日子，不眠的長夜……苦痛——苦痛，我喝着各種各樣的酒，夜裏我一個人喝，白天我回恩格爾孫 ⑤ ⑥ 兩人喝——在尼斯的那樣炎熱的氣候。俄國人的『借酒淹愁』的毛病並不像一般人所說的那樣壞。沈睡比較愁煩的失眠更好，第二天早上的頭痛也比較空着肚子憂悶好得多。

黑爾威席寄給我一封信。我把牠原封退回。他便給娜達麗寫信，一封一封地寄來。他又給我寫了一封信——我仍還把信退回。我愁煩地旁觀着這事情。這時候應該是澈底試驗的時期，和平的時期，避免一切外界的影響的時期。然而那個人不斷地把信寄來，他裝作心亂的樣子，而且不時威脅說要自殺，甚至要做出最可怖的犯罪行為，在這時候我們怎麼能夠得到和平，得到自由呢？例如他寫信給娜達麗說，他有時發起狂來，甚至想

⑤ ⑥ 恩格爾係是當時赫爾岑的好友，俄國的亡命者——譯者

殺死他的小孩，把他們的屍體拋出窗外，滿身染着他們的血來見我們。在另一封信裏他又對她說，他真想來在我的面前自殺，一面對我說：『你看你怎樣報答那個這麼地愛你的人！』同時他又不斷地要求娜達麗設法使我同他和解，把一切過錯都担在她的肩上，並且向我提議把他請來做沙夏的教師。

他許多次都提到他的實彈的手槍。娜達麗仍舊完全相信這種話。他只要求她爲他的死祝福。我勸她寫信告訴他（她後來同意了），她相信他的話不錯，除了死外再沒有別的路。他在回信裏說她的話來得太遲了，他現在有的是另一種心境，他覺得他沒有充分的力量來做那件事，不過如今所有的人都把他拋棄了，他要到埃及去。這封信使他在娜達麗的眼裏大大地丟臉。

在這事情以後與申義從熱那亞來，他帶笑告訴我們那一對夫婦怎樣打算自

費立卻·奧申義 (1819—1888) 意大利的亡命者。一八五八年一月十四日在巴黎投彈刺殺拿破

崙三世未中，被處死刑。——譯者

殺的事……與申義知道黑爾威席在熱那亞，便去看他們夫婦，恰好遇見黑爾威席在屋前海邊散步。與申義聽說他的妻子在家，便去看她。她立刻告訴與申義，她決定絕食自盡，這種自殺方式是她的丈夫爲他自己選定的，不過她願意分担她的丈夫的命運，她懇求與申義照料他們的兒女何拉斯和阿達。

與申義駭呆了。

「我們已經有三十個鐘點沒有進飲食了，」愛瑪繼續往下說，「請你勸他吃點東西，給人類救下來這個大詩人，」她一面抽泣着。

與申義便出去，他在遊廊上站了一下，立刻又走回房裏，給愛瑪帶回一個好消息：黑爾威席站在街角吃燒野味。愛瑪非常高興，便按鈴叫了一盆湯。這時她的丈夫憂戚地進來了，他並沒有提起燒野味，但是盛湯的盆子還擺在桌上。愛瑪便說：「佐治，我聽見與申義說你在吃東西，我很高興，所以我也決定叫一盆湯來。」

「我覺得人很不好過，我吃了一小塊燒野味——不過這是沒有用的，餓死是最痛

苦的，我要服毒。」

他的妻子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她又看着奧申義，好像在說：『你看，他還沒有被救起來。』他也喝了一點湯。

奧申義已經死了，不過聽見他的這個故事的人中間還有幾個活着，例如卡爾·福黑特，莫狄尼，查理·埃特蒙。這些笑話使得娜達麗十分難過。他使她丟了臉，他使我丟了臉，這是她非常痛澈地感覺到的。

春天黑爾威席自己到楚利克去，卻叫他的妻子到尼斯來，（這又是一種荒謬的不漂亮的舉動。）我經過這一切事情以後，我想安靜地休息了。我利用着我入瑞士籍的機會得到一些方便，我同恩格爾孫到巴黎和瑞士去。

娜達麗來信裏的話語是很安靜的，她的心靈似乎是更爲安適了。

我在返家的旅途中，在日內瓦遇見了沙左諾夫。我們一邊喝着酒，他一邊問我（他

的問話是很隨便地說出來的，我和我的妻子過得怎樣。

『還是從前那樣子。』

『呵，我很清楚你們的事情，我是懷着朋友的同情來問你的。』

我驚恐地望着他；他一點也沒有注意到。這是什麼意思？我還以為我們的事情完全沒有被外人知道，現在這個人一邊喝着酒，一邊突然向我談起這件事，好像牠是一件最普通的日常事情。

『你聽到的是什麼一回事？你從什麼人那里聽來的？』

『黑爾威席自己詳細地告訴我的——我老實對你說，我並不以為你做得到。爲什麼你不讓你的妻子走，或者你自己離開她？——我認爲這是你的軟弱——你本可以開始一個新的自由的生活……』

『但是什麼事情會使你以為她自己願意走開的？你不能夠相信我可以放她走或者把她留住。』

「你在精神上，自然不是在身體上，壓迫她，你用你的言語，用你的痛苦。不過我看見你現在這樣，我很高興，想不到你還是這樣沈靜——我應該對你老老實實地說出來。黑爾威席離開你們的屋子，第一，因為他是一個胆小的人，他很怕你，第二，因為你的妻子答應過他，只等你比較安靜一點，她便到瑞士去。」

「這完全是說謊！」我叫道。

「這是他告訴我的，我敢向你發誓。」

我回到旅館裏面，人很不舒服，身子有氣無力連衣服也沒有脫掉，便往床上一倒，我彷彿處在一種近乎瘋狂或死亡的境地中——我究竟相信不相信那些話？我不知道，不過我不能說我完全不信沙左諾夫告訴我的話。

我反覆地對我自己說，那麼我們的詩意的生活就這樣地被斷送在欺騙中，而且想不到地被埋葬在一個西歐式的醜聞裏了……哈哈！哈哈！他們可憐我，他們由於憐憫才把我救下，他們給了我一點休息時間，我好像是一個受罰的兵士，被鞭打到中途，因為脈搏

微弱了，便被人抬到醫院，受着精細的治療，等他的身體強健時，再使他受着另一半的答刑。我受了侮辱，受了虐待，我丟了臉。

晚上我懷着這種心情寫了一封信——我的信函一定帶着憤激，絕望和猜疑的調子。我後悔，我非常後悔那個從遠方來的侮辱——那封惡意的信。

娜達麗用了非常陰鬱的話語回答我。她說：『我寧願死去，你的信仰破碎了，每一句話都會使你記起過去的一切事情。我應該怎樣做呢？我如何纔能夠使你相信我的話呢？我哭着，又哭着。』

黑爾威席說了謊。

她以後的來信都是很悲痛的；她爲我悲感，她想醫好我的創傷，她自己不知道受着多大的苦……爲什麼那個人會來向我重述這種謊話……爲什麼又沒有別人在我的身邊阻止我寄發那封在狂怒中寫成的信函？

2 吐林 「海洋之夜」 ⑤ ⑥

在七月七日的夜裏一點到兩點鐘之間，我坐在吐林的加利聶亞諾宮的階上；廣場上空空的沒有人，離我不十分遠，有一個乞丐在打盹，一個看守兵慢慢地踱來踱去，口裏吹着什麼歌劇中的調子，手弄着槍發出響聲……這是一個炎熱的，潮濕的夜，充滿着南國的風的氣息。

我覺得非常快樂，我好久不會有過這樣的快樂了；我又覺得我還年青，而且充滿着精力，我還有朋友和信仰，我還是和十三年前一樣地充滿着愛情。我的心多年來沒有像這樣地跳動過；牠跳得像在一八三八年三月的日子裏那樣，那一天我用大衣緊緊裹着身子，站在坡瓦爾斯基街一根燈柱下面等候着克其爾來。⑤ ⑥

如今我也是在等待一個約會，還是和那個女人的約會，或許我還懷了更多的愛等待着牠，雖然在我的愛裏滲雜了悲感和憂鬱的調子，可是在這個夜間牠們差不多是聽不見的了。在那次我在日內瓦的途中遭逢到苦痛和絕望的危機以後，我已經覺得好了。

● ● 赫爾岑在另一則回憶（「一八三八年三月三日和五月九日」）裏寫道：「第二天早晨五點半鐘

我點了一根燈柱站着，等候克其爾，他走進王妃家的側門裏去了。我不想描寫我等在燈柱下面時有着怎樣的心情，這種時刻是一個人自己的祕密，因為沒有話語可以形容牠們，克其爾招呼我。我走進去……我進了大廳，那地方我從前有過一個時候很討厭牠，現在我卻想跪下去吻那些地板。阿加地把我引進客廳，便出去了。我精疲力盡地坐倒在沙發上，我的心跳得太厲害了，而且我還害怕……她穿着一身白衣服走進來，非常可愛；我們三年的分別和她所經歷的那些掙扎的痛苦使她的臉上現出憔悴的顏色。她用她的溫柔優雅的聲音說了一句：「你來了。」我們默默地坐在沙發上面……」

這次赫爾岑是偷偷地從放逐地回來的。兩個月以後娜達麗便跟着赫爾岑送走了。克其爾是赫爾岑的大學同學和好友。——譯者

一點。娜達麗的溫柔的信函，那些充滿着悲戚、眼淚、痛苦和愛情的信函治療了我的創傷。她來信說她從尼斯到吐林和我見面，她很想在吐林停留幾天。她的意思不錯；我們應該單獨地在一起，仔細地再談一次話，看入彼此的內心，洗去彼此傷口上的血跡，揩乾彼此的淚痕，最後一次查個明白看我們兩人在一起是否還可以得到幸福；我們見面時應該是清清靜靜的，連兒女也不能在我們的身邊，而且還應該在另一個地方，不能在我們的從前的環境裏，在那里那些傢具，那些牆壁都會在不適當的時候喚醒我們的記憶，說出我們快忘卻了的言語。

驛車應該在一點到兩點鐘之間從柯爾·地·吞達那方面開來；我坐在陰暗的加利聶亞諾宮前等牠——停車的地方就在這裏的轉角。

我是在這一天的早晨從巴黎來的，我經過蒙切尼到了費得爾旅館。我開了一個寬大的陳設精美的房間，有寢室和起居室。我喜歡這房間帶着過節日的樣子，這正和我們的情形相合。我吩咐了預備我們兩人的晚餐，我便出去在城內各處遊覽，等着夜晚到來。

驛車到站的時候，娜達麗看見了我。「你來了！」她說，在窗口對我點頭。我打開車門，她投身在我的懷裏，她帶着那樣的喜悅抱着我的頸項，她的臉上露出那樣的一種愛與感激的表情，因此她的信中的話語便像電光似地閃進我的心裏：「我回來，像一隻船經過了風暴和災難以後，回到牠自己的港口——雖然已經破碎，可是牠得救了。」

一瞥的眼光，兩三句話語，這就夠了……一切都解釋了，而且瞭解了；我拿起她的小旅行箱，用手杖把牠掛在我的背上，我伸出膀子挽着她，我們愉快地走過那些冷靜的街道到了旅館。旅館中除了看門人外全睡了。在那張爲着晚餐安放的桌上，立着一對未燃過的蠟燭，還有麵包，水果和一瓶葡萄酒。我不願意喚醒別人；我們自己點燃蠟燭，就在那張空的餐桌前面坐下，我們互相望着，我們兩個人都想起了我們在屋拉狄米爾過的日子。

② ② 娜達麗跟着赫爾寧逃到屋拉狄米爾（赫爾寧被放逐在那地方），他們就在那裏正式結婚，這里指的是他們婚後的幸福日子——譯者

她穿着白紗的衫子，這是因爲天氣炎熱在旅行中穿的，而那一次我從流放地回來和她見面時，她也穿着白的衣服，她的結婚的新裝也是白色的。雖然她的臉上還留着激動、焦急、苦痛、思慮的痕跡，但這臉龐的表情卻和她那時的面容相似。

而且我們還是同樣的兩個人，只是我們現在互相握着手，不像兩個自命不凡的青年，充滿着自信，自誇着相信自己，相信對方，而且相信自己的命運異乎尋常；我們只像兩個久經戰陣的老兵，我們不單試出了我們的力量，也試出了我們的弱點，我們剛剛受過可怖的打擊，犯過難挽救的錯誤，終於安全地回來了……我們重新在人生的旅路上出發，兩個人不分彼此不計較舊事，共同負着過去的苦痛的担子。

我們不得不更小心地勉力担起這個重担，不過我們的疼痛的心還未破碎，仍還安生地保留在安定的幸福所需要的一切條件中間。經過我們的恐懼和隱沈的痛苦，我們看得更加明白：過去的歲月和環境，兒女和在外國的生活把我們不可分地連接在一起了。

在這次的會談中一切都完結了，斷折的線比以前更結實地又合在一起，好像斷骨上破折的地方會合攏起來，還要留下一塊傷疤。悲哀的淚在我們的眼裏還不會乾去，是牠們用一根新帶子（深切的互相憐惜的感情）將我們縛在一處。我看見她的掙扎，她的痛苦，我看見她是怎樣地憔悴無力。她看見我衰弱，不幸，受人侮辱，而且侮辱着別人，她看見我準備着犧牲自己並且準備着做可怖的犯罪行為。

我們爲着彼此付過了太高的代價，因此我們不能知道自己價值若干，也不能知道各人爲着對方付出多少。我在一八五二年的開始寫道：『在吐林是我們的第二次的婚禮。牠也許還有着比第一次的更深刻更重大的意義，在這一次的婚禮中我們完完全全地明白我們彼此的全部責任——我們一面還望見那些可怖的事情，我們把這個責任重新担在我們的肩上……』

◎◎ 這是赫爾岑給豪格的回信內的一段話。——譯者

那個可怖的打擊本來可以摧毀我們的愛情，但是靠了一種奇蹟，愛情居然不會死去。

最後的幾片暗雲也遠遠地散去了，我們談了好些鐘點……好像我們分別了多年似的；直到燦爛的陽光透過百葉窗射進房內時，我們纔離開空的餐桌站起來……

三天以後我們兩人坐着驛車經過里維拉回到尼斯去。日內瓦在我們的眼前過去了；門托勒在我們的眼前過去了；門托勒，我們從前常常懷着那麼一種不同的心情到過那里；摩納哥在我們的眼前過去了，車子濺起牠的柔潤的草和柔潤的沙到海裏去；牠們都快樂地招呼我們，彷彿是一些久別的老友；我們看見了小的葡萄園，玫瑰花叢，橘子樹，海水躺在房屋前面，小孩們在海灘上游戲……他們現在看見我們了，他們跑過來迎接我們，我們到家了。

我感謝運命給了我這些日子和以後的四個月的時光。牠們為我的私生活造就了一個光榮的收場。我感謝運命，這個老東西，她還給那些判處死刑的囚人戴上用秋花編

成的富麗的花冠，而且把她的芳香的，健忘的罌粟花撒在他們赴刑場的路上。

那些使我們分開的差異已經消滅了，障壁也崩頹了。這不就是在我一生中都放在我的手內的那隻手？這一對眼睛雖然有時被淚水籠罩，難道牠們不就是那同樣的眼睛？『你安心罷，妹妹，朋友，同伴，一切都過去了——我們還是和從前一樣的人，和在我們的年青快樂的時候一樣的！』

『在受苦之後，你也許會知道那幾分鐘充滿着福佑的時間是多麼可貴；一切你兒時和年青時期中所寶愛的信仰不僅成爲真實，牠們還經過了大的磨鍊，不會失去牠們的活氣與芬芳，牠們還帶着新的光輝與新的力量開出了花朵。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快樂過。』她在給她的留在俄國的友人的信裏寫了上面的話。

自然，還有一種過去所遺留的渣滓，人要觸動牠便須受到損害，這是什麼東西在內部破碎了，這是一種潛伏着的恐懼與痛苦。

過去不是一張可以改正的校樣，牠是一把斷頭機上的大刀，只要牠落下一次，便有

許多東西不能再合攏來，總有一樣東西不能夠恢復原狀。牠好像是被金屬鑄成的，牠形狀分明，不能改變，而且有着青銅那樣的深顏色。人照例只忘記那些值不得記憶的或者他不瞭解的事物。要是一個人能夠忘記兩三件事情，這樣或那樣的事，這樣的一天，這樣的一句話，那麼他一定會是強健，年青，勇敢的；然而他卻背負着牠們像一把鑰匙一樣地沈在淵底。一個人不必做一個馬克伯司去見班各的鬼；鬼並不是判罪的法官，良心的痛苦也不是，可以稱做裁判官的只有那些永遠不能從心上抹去的事情。

但是人不應當忘記；那是一個弱點，那是一種虛僞；過去有牠的權利，牠是事實，人應該克服牠，不應該忘記牠——我們兩人取着同一的步調向着這目標走去。

有時候一句局外人的平常的話，或者一件觸目的東西，會像一片剃刀割在我的心

◎◎ 這是沙士比亞（1564—1616）的悲劇馬克伯司中的故事。馬克伯司是一個弑君者，班各是他的同伴——譯者

上，血會流出來，那痛苦會成爲不能忍受，然而同時我一定會遇着那一對充滿驚懼的眼睛，牠們帶着無限的哀怨望着我，說着：『是的，你不錯，這是沒有辦法的，不過——』我便努力去把聚攏起來的陰雲驅散。

這神聖的和解的時期，我想到牠不覺掉下了眼淚……

不，不是和解，並不是這個字眼。字句好像是現成的衣服，凡是身高到某個限度的人都可以穿牠們上身，然而對於任何人，牠們都是一樣地不合式。我們用不着和解，我們就從沒有爭吵過；我們固然爲着彼此受苦，可是我們從來不會分開。甚至在最陰鬱不幸的時候，還有一種不可分離的一致（我們從沒有懷疑過牠）和一種對彼此的尊重安全地留在我們中間。我們更像是兩個發過高熱後病愈的人；昏狂已經過去，我們用着昏暗愁煩的眼睛對望時，我們又能夠認識彼此了。我們經歷過的痛苦在我們的記憶中還很鮮明，我們仍還感到疲乏，不過我們明白一切的苦難已經完結，我們如今又平安地抵岸了。

娜達麗以前曾經有過一種念頭，現在這個念頭更是一天一天地強烈了。她想寫下

她的衷心的故事。她對這故事的開端，便燒燬了那些篇頁，只剩下一封長信和一張簡短的稿紙。……根據這一點東西，我們便可以斷定那損失是何等地可惜……讀着牠們幾乎使我們吃驚，我們覺得好像觸到一顆溫暖的，受苦的心，我們彷彿聽見那些永遠潛伏着，很難成爲自覺的無聲的祕密的私語。在那殘稿的字裏行間，我們可以看出那個產生新的意志力的掙扎和那個產生思想的痛苦二者的慘痛來。要不是那意外的事變殘酷地打斷了這部著作，牠一定會成爲一種寶貴的資料，可以填補一般女人的逃避的沈默和男人的以女人保護者自居的傲慢態度兩者所造成的缺陷。然而一個最無情的打擊落在我們的頭上，從此把一切都打碎了。

在一個無底的海中，在一個無月的夜裏，永埋在黑暗的海洋之下——雨果。

一八五一年，的夏天就這樣完結了。我們如今十分清靜。我的母親帶了柯立亞和斯

皮曼^⑤到巴黎去和瑪利亞·加斯帕洛夫娜同住。我們夫婦便帶着其餘的孩子在家裏安靜地度日。我們的一切過去的煩惱似乎都消散了。

十一月裏我們接到母親的信說她即刻要動身，不久又接到她在馬賽發的信，說她第二天（十一月十五日）搭輪船到我們這里來。她在巴黎的時候我們便搬了房子，新居也在海邊在聖海倫的郊外。這住宅裏還有一個大的花園。我們早給她留了一個房間；我們這時便用鮮花把滿屋裝飾起來，我們的廚子帶了沙夏出去買了些中國燈籠來，我們把牠們懸掛在牆上和櫥上。一切都預備好了。從下午三點鐘起孩子們便在遊廊上眺望；後來在五六點鐘之間天邊起了一串黑烟，幾分鐘以後輪船也看得見了，這像是一個不動的黑點，却逐漸地大起來。屋子裏起了一陣忙亂。弗郎沙^⑥先跑到港口去，我隨

⑤ 柯立亞的家庭教師——譯者

⑥ 弗郎沙，赫爾岑家的廚子，是一個中年的意大利人。

即坐上馬車也趕到那里去了。

我到了港口，輪船已經到了，好些小船正等着檢疫官吏允許乘客登岸。其中的一隻靠近了碼頭，弗郎沙站在那上面。

「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問道，「你就已經回來了？」

他不回答。我看了他一眼，我的心便沈下去了；他的臉色發青，他的全身在打顫。

「你怎麼了，你生病嗎？」

「不，」他答道，一面避開我的眼光，「但是我們家裏的人並不會到。」

「不會到？」

「輪船出了事，所以有些搭客不會到。」

我連忙跳進一隻小船，叫人馬上開船。

到了輪船上面，我便看到一種兇兆，全船非常清靜。船主正等着我來；這一切都是太不尋常了，我覺得一定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船主告訴我，我母親搭的那隻輪船在葉

耳島和大陸之間被另一隻輪船撞沈了，大部分的搭客被他和別一隻經過那里的輪船救了起來，『你家裏的人只有兩個年青女子在這里，』他說了，便引我到上層甲板去——衆人都帶着陰鬱的沈寂走開了。我失了知覺般地跟在船主後面，連一句話也不問。我母親的姪女，在巴黎和我母親住在一起的，是一個細長身材的女子，她躺在甲板上，披着一頭散開的濕頭髮；在她旁邊是那個平日照料柯立亞的婢女。這個年青女子看見我，想坐起來說話，然而不能夠；她便掉頭啜泣起來了。

『出了什麼事情？他們在哪里？』我恐懼地拿起這婢女的手問道。

『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她回答說。『輪船沈了，我們被拖出水來已經半死了，一位英國婦人拿了她的衣服來給我們換過。』

船主悲戚地望着我，和我握手，一面說：『你千萬不要灰心；快到葉耳去，說不定你會在那里找到你家裏的一兩個人來。』

我留下恩格爾孫和弗郎沙來照料這兩個女子，一個人昏昏沈沈地坐車趕回家去；

我的頭腦裏只有混亂和顫慄，我只希望我們的家是在千里以外。然而不久我便看見樹叢中間有一線光亮，而且愈過光亮就愈多，這是那些燈籠，被孩子們點燃了。僕人們站在大門口，達達和娜達麗也在那里，娜達麗手裏還抱着阿爾加。

「怎麼，你一個人？」娜達麗安靜地問道。「你至少也該把柯立亞帶回來。」

「他們不在那里，」我說，「他們搭的船出了事。他們不得不改搭別的船，這隻船沒有把他們全載來。魯易絲來了。」

「他們沒有來！」娜達麗叫道，「現在我才看見你的臉色，你眼睛陰暗，你臉在搖動。你對我說，究竟出了什麼事情？」

「我要到葉耳去找他們。」

她搖着頭，一面還說：「沒有來，沒有來！」過後她不再作聲，就把她的前額緊緊靠着我的肩頭，我們默默地走過了蔭路，我把她引進飯廳；當我們走過那里的時候，我低聲向洛加說：「爲了上帝的緣故，那些燈籠！」他明白我的意思，便立刻去把牠們弄熄了。飯廳

裏一切都預備好了——在我母親的座位前面放了一瓶冰着的酒和一束花，在柯立亞的座位前面是一些新的玩具。

這可怕的消息很快地傳遍了全城，我們家裏開始擠滿了朋友們，如福黑特，德西葉，賀次基和奧申義等，甚至還有些和我們完全沒有往來的生人；有的來打聽出了什麼事情，有的來表示他們的同情，有的來給我們種種的勸告，不過這些勸告大都是沒有用的。然而我也不會是不知感恩的，我那時在尼斯得到的同情，使我十分感動。在這種運命的無情的打擊下，人們會覺醒起來，而感到他們的聯帶關係了。

我決定就在這晚上到葉耳去。娜達麗想和我同去；我勸好了她留在家裏。而且這時天氣突然大變了，北風刮得像冰一般地冷，大雨傾盆地下着。我要得着許可證才可以通過瓦爾橋到法國地界去；^②我便去找法國領事雷翁·畢勒；他在戲園裏面；我同賀次

② 德西葉·狄·莫特，法國化學家，赫爾岑的好友。——譯者

基到他的包廂裏去找他。畢勒已經略略知道了這回的事情，便對我說：「我沒有權答應你，然而在這種情形下面，要是不答應便是犯了一件罪過。我自己担着責任干係給你一張國境通過證。你在半點鐘以內到領事館來取好嗎？」

和我們同來的差不多有十二個人，他們都在戲園門口等我。我告訴他們畢勒答應了簽發許可證。

「你回家去，什麼事情都不要你操心。」他們齊聲說道。「其餘的事情我們會做的，我們會去領許可證，我們會拿到局裏去簽字，我們會去雇驛馬。」

我的房東也在場，他跑去雇了一輛馬車；一個旅館老板表示願意招待我，不要一個錢。

② 尼斯現在是法國南部的城市，不過當時還屬意大利，所以赫爾岑從尼斯到法國境界去要領許可證。

——譯者

晚上十一點鐘我便在傾盆的大雨中出發了。這是一個可怕的夜；有時候風吼得非
常厲害，連馬也停腳不前了；那個就在這一天把他們埋葬了的海在黑暗中狂吼着，怒擊
着岸，我差不多完全看不見牠。我們上了愛斯德勒山，雨就變成雪了，馬一顛一播地走着，
幾乎跌倒在滑腳的冰塊上面。那個車夫弄得精疲力竭，有幾次他想把身子弄暖熱一點，
我便把我的一瓶白蘭地給了他，並且答應給他雙倍的車錢，只求他把馬趕得快一點。

這是爲了什麼呢？難道我還相信我能夠找到他們中間任何一個，他們中間能夠有
任何一個被救起來了嗎？我已經聽到那一切消息之後，便很難想像這是可能的了，——
然而無論如何我想去看個明白，到那個出事的地點去看，去找回一點東西，一點遺物，甚
至看見一個目擊這慘劇的人……至少我得找到證據，知道真的是沒有一點希望。我得
做一點事，離開家，定一定神。

他們在愛斯德勒山換馬的時候，我走出了馬車；我的心痛楚着，我向四周一看，我差
不多要哭出聲了。一八四七年我就在這附近一家旅店裏住過一個晚上。我記得山頂上

那些大樹，牠們像華蓋一般地罩着牠；現在躺在牠前面的依舊是那樣的景象，只是那時候牠有朝日照耀着，如今牠完全不像意大利，却被灰色的雲掩蓋了，有幾處還積了白雪。

那時的情景我還記得十分清楚，一點也不遺漏；我記得主婦拿了一隻野兔來款待我們，用了多得駭人的大蒜把兔子裝得很高；我記得蝙蝠在我們房裏飛來飛去，我得到魯易絲來幫忙，才用一塊毛巾把牠們趕了出去；我們呼吸到南方的溫暖的空氣，這是第一次……

那時候我寫了這樣的話：「從阿尾牛起，人便感到而且看見南方了。住慣了北國的人第一次和南方的風景接觸就會充滿着莊嚴的快樂，他覺得自己變得年青了，他想唱歌，他想跳舞，他想哭；一切都是如此光輝，如此明亮，如此快活，如此繁盛。過了阿尾牛，我們便得越過臨海的阿爾普斯山。我們在月光裏攀登了愛斯德勒；我們下山時太陽正往上升，羣山從朝霧裏現露出來，陽光投了一股眩目的紅霞在帶雪的山巔上；四圍有一片新綠，有花朵，有大樹，有上面雜生着草木的岩石；空氣很令人陶醉，非常澄清，非常新鮮，而且

容易傳聲，我們的話語和雀鳥的叫聲比平常要響亮許多；忽然路路略彎了一個灣，便看見一根光明的白帶環繞着羣山，在那里帶着點點銀光閃耀的，便是地中海了。」

如今在四年以後我又到了這個地方。

我們趕到葉耳，天已經黑了；我立刻到警察署去；署員帶了一個巡官陪我先找港口官吏。凡是打撈起來的東西都存放在那里；然而裏面並沒有一件東西是我認得的。於是我們到醫院去。一個遭難的人快死了；別的幾個告訴我，他們看見一位老太太，一個五歲的孩子和一個生着漂亮鬚鬚的年青人……他們在最後的一刻還看見這三個人。這樣看來這三個人也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樣，是沉到海底去了。然而我又不覺生了疑問：這些人雖然他們也像魯易絲兩主僕那樣不清楚自己是怎樣遇救的，又怎麼會活着呢？

打撈起來的屍屍放在一個尼庵的殯葬所裏。我們又到那里去；尼姑們出來接待我

們，用禮拜堂的蠟燭照着路把我們引到殯葬所去。在那地窖裏面放着一排蓋着的匣子，每隻匣子裏有一具死屍。署員叫人把匣子打開；牠們好像是被釘子釘牢了。巡官叫一個警察去拿了一把鑿子來，又叫他把蓋子一個一個地破開。

這驗屍的舉動是非常痛苦的，署員手裏拿了一本記事冊。每個蓋子破開時他便打起官腔問道：「你當着我們承認你不認識這屍體嗎？」我點了點頭。他用鉛筆在記事冊上畫了一個記號，便轉身叫警察把蓋子再關上。我們又走到第二隻匣子那邊。警察揭起蓋子；我帶着一種恐怖把死屍看了一眼，我看見是不認識的面貌，我的心又放下了，雖然實際上想到那三個人竟不留一點痕跡地消失了，孤寂地躺在海底，受着海浪的終日的顛播，比看見他們躺在匣子裏面還更可怕。一具屍體沒有墳墓已經是不幸的了，而我們竟連我們死者的屍體也沒有。

我找不出一個來。一具屍體給了我一個深的印象；一個二十歲左右的美麗的少婦穿着布羅溫斯的過節的服裝；她的胸膛敞露着（她懷裏本來抱有一個小孩，自然他已

經被波浪衝去了，還有乳汁從她的奶子滴下來。她的臉色全沒有改變。她那被太陽晒成褐色的皮膚使她看起來就像一個活人。

巡官不覺讚了一句：「好個美人兒！」署員並不作聲；警察關上了蓋子，便對巡官說：「我認得她，她是一個農家的少婦，住的地方離城並不遠，她到格拉斯去看她的丈夫。好現在夠他等了。」

我的母親，我的柯立亞，我們的好斯皮曼，就這樣不留一點痕跡地消滅了。他們的東西沒有一件留下來；打撈起來的物件裏面並沒有一件他們的東西。他們的死是無可疑惑的了。所有被救起來的人都在葉耳島和那隻載魯易絲來的輪船上。原來船主故意捏造了故事來安慰我的。我在葉耳島聽見人說一個失掉了全家的老年人不願意住在醫院裏，一個人步行到什麼地方去了，身邊沒有一文錢，而且人差不多要發狂了；還有兩個英國少女被送到英國領事館去，她們失掉了父親、母親和哥哥。

這時候天快亮了；我雇了馬車。在我動身之前，侍者把我引到那段突出到海中的岸

邊去，在那里他指給我，看輪船遭難的地方。海還在沸騰，還在顛簸，因了前一天的風暴，海水還是渾濁而帶灰色；遠遠地有着一塊特別的地方，水好像是一種較濃的透明的液體。『輪船載得有煤油，你看還在那里浮着，那里便是出事的地點。』如今除了那一塊浮着煤油的水面之外，再沒有別的東西。

『那里的海水深嗎？』

『一定有一百八十米達深。』

我站了片刻，早晨很冷，尤其是在海邊。北風還在吹，像俄國秋天裏那樣的雲佈滿了整個天空。別了！……一百八十米達深，在一個浮着煤油的水面之下。

『你遭難的死者，沒有人知道你們的命運，』

你們在黑暗的海洋裏飄蕩，

給暗礁傷了你們的頭額……』

⊙ ⊙ 這是雨果的詩中的海洋之夜句子——譯者

我帶着可怕的確信回到家裏。剛剛病好起來的娜達麗經不起這一下打擊。從我母親和柯立亞慘死的那天起，她的身體便永不會復原了。恐怖和痛苦還留着——深入了她的血裏。有時候在黃昏或夜間，她總會對我說：『柯立亞，柯立亞是常常和我在一起的；可憐的柯立亞，他一定會多麼害怕！他是多麼冷呵！而且有魚，還有螃蟹！』她便拿出他的小手套，（這是在婢女的衣袋裏尋着的；）於是一陣靜寂來了，是這樣一種靜寂，在這時候，生命就不斷地流出去，好像水閘已經開放了。我看見這種轉變成神經衰弱症的苦悶，我看見她的發亮的眼睛和一天一天瘦弱下去的身體，我第一次疑惑起來，我是否能夠把她救住了……日子在不確定的苦痛中挨了過去，我好像是一個被判了罪的死囚，在等候着執行死刑的期間，一面還抱着希望，一面又確切地知道自己是逃不掉刀斧的。

四 一八五二年

新年又來了；我們在娜達麗的病牀前迎接這一個新年——她的力量終於竭盡了，她不得不躺在牀上。

恩格爾孫夫婦，福黑特和別的幾個親近的友人陪伴着我們。我們都是鬱鬱不樂。巴黎的十二月二日^①像一塊石頭壓在我們的心上……一切事情（不論是公的或私的）都急急趨向着毀滅，而且已經走得很遠了，要牠們中途停止或者回轉，是不可能；人只能遲鈍地，悲慘地等待着，等着牠們達到毀滅的結局。

我們喝了照例的祝賀的酒。在十二點鐘我們勉強做出一個微笑；我們的心裏充滿着死亡和恐怖，我們都不好意思表明對這新年還有什麼願望。向前面看比較回頭望是更可怕。

病徵是更確定了；在左邊肺部發生了肋膜炎。

她在生與死之間徘徊了兩個星期，兩個可怕的星期，但是這一次生命戰勝了。病漸漸地好起來，跟着她的病愈，一線最後的希望之光微微地照亮了我們的苦難的生活。

她的精神的力量先回復過來……有了一些奇異的時候——這是一曲就要絕響的樂調的最後的諧音。

在她的病有了轉機以後的幾天，我大清早走進我的書齋，在沙發上睡熟了。我一定

①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路易·拿破崙（當時的法國總統）實行政變宣布解散國會，逮捕共和黨人，將總統任期從四年延長到十年，並將政權握在他一人手裏。第二年他便改行帝制，即帝位，稱為拿破崙三世。

破崙三世——譯者

睡得很熟，因為我沒有聽見僕人走進來的聲音。我醒過來時，我看見桌上有一封信。黑爾威席的筆蹟。他有什麼託辭來寫信給我，而且在經過了那一切的事情以後，他怎麼還敢寫信來？我總沒有給過他什麼口實。我拿起那封信，打算把牠退回去，但是我看見信封上寫着：「內有一份光榮的挑戰書。」我便把信拆開了。這封信的措辭真令人發惡心，而且是很無恥的。他說我用了我的造謠手段把娜達麗迷住了，說我利用了她的軟弱和我在她身上有的影響，說她出賣了他。最後他把罪名加到她的身上，並且說命運已經在我和他之間決定了取捨：「牠把你的兒子和你的母親都淹死在海裏。我本想把事情平和地結束，你卻要用流血手段來了結。現在我準備好了，我向你提議決鬥。」這封信我就再沒有讀過，以後只把牠開過一次。一八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是娜達麗的生忌，我在那一天沒有讀牠就把牠焚燬了。

這信函是我一生受到的第一個侮辱。我像一隻受傷的野獸似地，帶着一種憤怒的呻吟跳起來。這個東西為什麼不在尼斯……為什麼這時候偏偏有一個垂死的婦人躺

在路的另一端？

我把頭放在冷水裏浸了兩三次以後，我便去找恩格爾孫，（我母親死後他便住在她的房間裏）我等他的妻子出去後，便告訴他，我收到了黑爾威席的一封信。

「那麼你真的收到牠了？」恩格爾孫問道。

「怎麼，你已經知道——你料到牠了？」

「是的，」他說，「我昨天聽見說起牠。」

「什麼人說的？」

「卡爾·福黑特。」

我捧住我的頭，我覺得我就要發狂了。我們對這事情完全保持着沉默，連我的母親或馬利亞·加斯帕洛夫娜·奈黑爾也從沒有對我提起過一次。我同恩格爾孫比較最親密，但是我對他也只簡單地說過一回——那一次我們兩人在巴黎郊外散步，他向我問起和黑爾威席決裂的原因，我便簡簡單單地回答了他。我去年在日內瓦聽見沙左

諾夫說起那個人的胡話時，我感到莫大的悲憤，然而我怎麼能夠想像到就在我附近，就在我身邊，就在房門的另一邊，每個人都知道，每個人都談論着我們的祕密——那個被我視為深埋在幾個人心中的祕密……而且他們連我還沒有收到的信函都已經知道了。

我們便去找福黑特。福黑特告訴我兩天以前愛瑪拿了一封她的丈夫的來信給他看，黑爾威席在那封信裏寫着他要寄給我一封可怕的信，他要把我「從高處」（是娜達麗將我放到那上面的）推下來，他還說倘使他不得不殺死自己的兒女，把我們大家（連他自己也在內）都送到刑事法庭的罪人席中去，那麼他一定要使我們都蒙到大的恥辱。最後他又對他的妻子說，（她把這信拿給福黑特，查理·埃特蒙，奧申義都看過），「只有你是純潔的，無辜的，你應該做復仇的天使。」我想這大概是說她應該殺死我們。有些人說他被愛情弄得神志昏亂了，又有人說他因為同我決裂，因為他的自尊心受到傷害，使他變成狂亂了。這是不確實的。這個人從沒有採取過危險的或不小心的步

驟，所謂瘋狂只是在言語上，他的狂暴是在文字上。他的虛榮心受到損害，對於他沉默比較任何醜聞都更難忍受，我們的生活裏重新獲得的和平使他不能安寧。這一個小資產階級，他很像喬治·桑的浩拉斯，他談着要向他所愛的女人和他所稱作兄長與父親的人報仇，而且他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德國人，他用冒牌席勒式的傳奇劇的句子來威嚇別人。

就在他給我寫這封信，給他的妻子接連地寫那些瘋狂的信函時，就在這個時候他正和一個路易·拿破崙的從前的情婦同居，而且花着她的錢，這是一個放蕩的女人，在楚利克名聲很壞。她同她日夜都在一起，他靠了她的錢過着奢華的生活，他坐在她的馬車裏面到處跑，並且在大旅館中飲酒作樂……不，這不是瘋狂……

「你打算怎樣辦？」恩格爾孫最後問我道。

「我去，像殺一隻狗那樣地殺掉他。他是一個胆小的懦夫，這是你知道的，每個人都知道的，——情形對我完全有利。」

『但是你怎麼能夠去……？』

「問題就在這裏。我同時寫信告訴他，並不是應該他向我要求決鬥，倒是應該由我來懲罰他，因此我自己會來選擇武器和時間，我現在不會離開一個患病的婦人去作那種事情，他的無禮只有引起我的憎厭。」

我爲着這個目的便寫信給沙左諾夫，問他是否願意在這件事情上給我幫忙。恩格爾孫，沙左諾夫和福黑特都很懇切地接受了我的要求。我沒有想到我的信函是一個大錯，這使他以後可以藉口說，我已經接受了他的挑戰，而後來又反悔地拒絕了。

要拒絕一個挑戰是一件困難的事，這需要着更多的意志力，再不然就需要更多的軟弱。

封建時代的決鬥在現代社會中還有一個堅固的地位，這表示出來我們的社會並不像牠在外表上那樣地『現代』。很少有一個人敢來攻擊這個由貴族的榮譽和軍人的自尊心建立起來的神聖的紀念物，實在，很少有一個人可以泰然侮辱這個血腥的偶

像，而忍受別人加到他身上的『胆小』的名稱。

要證明決鬥的荒謬，這是多餘的事——在理論上除了極少數的強暴者和劍術教師外，沒有一個人承認決鬥是正當的行爲；但是在實際上每個人都會接受決鬥的挑戰，來證明（不知道向誰證明）他的勇敢。

決鬥的最壞的地方便是牠替任何棍徒作掩護，牠或者給他一個榮譽的死，或者使他成爲一個光榮的兇手。

一個人被人揭發打牌時作僞——他便堅持着決鬥，好像他既然不害怕手槍，就不會打牌作僞似的。現在把打牌作僞的人和揭發他的人放在同等的地位上，這是多麼可羞的事！

決鬥有時倒可以作爲逃避絞刑架或斷頭機的方法，雖然甚至在那時候理由也並不充足；而且我不了解爲什麼一個受着大眾輕視的人，雖然他也許會害怕斷頭機的大刀，卻決不懼怕他的對方的劍鋒。

死刑卻有牠的好處，在判刑以前應該先有審訊，一個人在審訊中可以被判處死刑，但是他還有揭發他的仇敵（不管死去或活着）的權利。在決鬥中一切都是祕密的，一切都被隱匿着。這是一種屬於那個好勇鬥狠的時代的制度，在那種時候人們手上的血跡還是十分新鮮，所以佩帶殺人的武器竟被視作貴族的表記，練習殺人的技術也被當成一種公務。

只要世界一天受着軍人的支配，決鬥就不會被廢止的；但是我們可以勇敢地要求，應該由我們自己來決定——什麼時候我們會向着一個我們並不信仰的偶像低頭；或者什麼時候我們要表示做一個完全自由的人，而且在和神道以及這個世界的強權者戰鬥之後，我們還敢於向着那血腥的中世紀的神明裁判法^①挑戰……有多少人帶

① 這是中世紀的一種宗教的裁判法，有嫌疑的罪犯必須去用手握着熱鐵或者把手伸進沸水中去，不受傷的人便沒有罪。——譯者

着驕傲與勝利的面容經歷了一切生活的苦辛、監獄、貧窮、犧牲與勤勞、宗教裁判所的拷問以及我所不知道的其他種種，後來卻死在某一個淺薄的流氓的無恥的挑戰上！以後再不應該有這樣的犧牲者了。支配一個人的行動的原則應該是在他本身，在他自己的理性中，倘使這原則是在他本身以外，那麼縱使他是如何勇敢，他也只是一個奴隸而已。

我既沒有接受黑爾威席的挑戰，也沒有拒絕牠，對他懲罰在我是精神上的必要，也是身體上的必要——我努力在想一種報復的方法，這個方法對他並不能夠有一點榮譽。至於或者用決鬥或者用刀來實現這個目的，我覺得這是沒有一點關係的。他自己提出了解決的方法。他給他的妻子寫信說（她照例把信拿給她認識的每個人看）：「不管過去的那一切事情，我還是比較我周圍那一堆東西高明、清楚，是福黑特、恩格爾孫、哥洛文（！）那班人把我教壞的，只要他能夠和我見面一分鐘，一切事情都會弄妥的。他還說：『只有他（這就是我）一個人能夠了解我。』他在寄發了給我的那封信以後居然寫着這樣的話！

因此詩人便斷定說：『我最盼望的是赫爾岑會接受這個不用證人的決鬥。我相信我們兩人一開口就會擁抱起來，把過去的事完全忘掉的。』

原來他所提議的決鬥是一個帶戲劇性的和解的方法。倘使那個時期我能夠離家五天或者一個星期，我一定會到楚利克去找着他，實行他的願望——那麼他一定不會活到現在的。

在我接到黑爾威席的那封信的幾天後，奧申義在早晨九點鐘來看我。奧申義由於某種生理上的奇異原因，正熱愛着愛瑪；這個漂亮的，熱情的南國青年和那個醜陋的，衰弱的德國女人中間究竟有着什麼樣的共同點，這是我決不能夠想像的。他的早晨的來訪使我吃驚。他很誠實地，而且直接地對我說，黑爾威席的來信的消息激起了他那個圈子裏的人的反感，許多我們共同的友人提議組織一個榮譽法庭。過後他便開始替愛瑪辯護，說她除了盲目地愛她的丈夫而且奴隸般地對她的丈夫服從外，並沒有什麼錯過。他說他自己也看見她完全明白這個情形。他又說：『你應該伸出手給她，你應該懲罰罪』

人，但是你也應該替一個無辜的婦人洗冤。」

我給他一個堅決的，無條件的拒絕。奧申義很聰明，他知道我不會改變主意，他便不再堅持了。

他談到組織榮譽法庭時，還告訴我一個消息，他已經把這事情的原委寫給馬志尼，並且徵求馬志尼的意見去了。榮譽法庭並沒有成立，不過後來我收到一封近於對黑爾威席的判決書的信函，後面簽署着那些對我很親近的名字——在簽名的人中間有着英勇的殉道者畢沙加勒^①、莫狄尼、奧申義、柏爾丹尼、麥狄奇、麥查加波、哥聖次^②。

①② C·馬志尼(1805—1872) 意大利的愛國者，獨立運動的領袖「青年意大利」(共和派的)的領導者，「意大利建國三傑」之一——譯者

③④ 卡羅·畢沙加勒是拿波利的公爵，具有社會主義的思想，參加馬志尼領導的一八五七年的熱那亞暴動，失敗戰死。——譯者

⑤⑥ 這些人都是意大利的革命者，馬志尼的友人。——譯者

等。這不又是可怕的嗎？團體組織了，判決通過了，寫信給馬志尼去了——我事先一點都不知道；這一切所牽涉到的事情，在一星期以前還沒有一個人敢在我面前提起的。我等奧申義走後，便拿起一張信紙來給馬志尼寫信。我現在遇到一種威門法庭①②——一個自己組織的法庭了。我說奧申義告訴我他寫了信，我怕他沒有把我的事情寫得明白正確，因為關於這事情我從沒有對他說過一個字，我願意自己來敘述我的故事，而且我希望他（馬志尼）給我一點意見。馬志尼立刻回信說：『我以為最好還是把這事情埋葬在沉默裏，不過我疑惑你目前是不是可以辦到牠，因此我勸你還是勇敢地出來進攻，讓我們來組織一個法庭。』我還相信這樣的一個法庭是可以成立的，這也許是我的最後的幻想。

我錯了，而且爲了這個錯誤我付了很高的代價。

①② Court of Wehm, 這是一種古德意志的祕密法庭，組織來懲罰那些逃避了刑法的人——譯者

和馬志尼的信同時來的還有一封豪格的信，馬志尼知道他是我的一個親密的朋友，便把奧申義的信和我的信都給他看過了。我和豪格在巴黎第一次會見以後，他便在加里波的^①手下服務，他自己在羅馬附近的一戰中顯露了頭角。這個人有着許多好的性質，也有不少乖謬的和不成熟的性質。他在他的兵營中安安靜靜地做着一個奧國中尉的甜夢，直睡到匈牙利人的暴動和維也納障礙物的警鐘來把他驚醒，他抓起一件武器跑出去，並不是去殘殺暴動的人民，卻是去加入他們的隊伍。這個轉變太突然了，牠留着不自然和不完全的痕跡。

他是一個耽於夢想的而且更躁急的人，慷慨，忠誠，驕傲到了傲慢的程度，他又是一個德國大學生，一個軍官學校學生，一個中尉。他對我有着真誠的友愛。他寫信說他就要

① ② G. 加里波的將軍 (1807—1882) 意大利的愛國者統一運動的領袖，「意大利建國三傑」之一。

到尼斯來了，求我在他未到以前不要採取任何步驟。『你離開了你的國家，像一個弟兄那樣地來到我們這裏；你不要以為我們看見我們的任何一個同國人在做了下面的事情以後，會把他放過不加處罰——他在以前的那些背叛行為之外，還加上造謠中傷，而且又用他的無理的挑戰來把牠完全掩蓋。不，我們的相互的責任的觀念是完全不同的。一個俄國詩人被一個西方的冒險家的槍彈殺死，^①^②這已經夠了——一個俄國革命家不應該再是這樣！』

我寫了一封長信回答豪格。這是我第一次詳細地敘述這個故事。我把經過的一切事情全告訴了他——我等着他來……

同時在旁邊那間寢室裏，一個偉大的生命在牠和身體的虛弱以及可怕的凶兆的

① 普式庚被 G·C·唐德司在決鬥中殺死。唐德司起先是貝利公爵夫人的侍從，公爵夫人把他薦給

俄皇尼古拉一世，由荷蘭駐俄大使收為義子，他殺死普式庚後被逐出俄國，後來他又做了拿破崙三

世的侍從。——英譯者

苦苦掙扎中間，微弱地慢慢黯淡下去了。我日夜地守在病榻旁邊——她喜歡我照料她吃藥，我給她弄香橙水；夜晚我讓火繼續燃着，她靜靜地睡了，那時候我又起了希望，我還想我能夠救活她。但是也還有些難堪的苦痛的時刻。我摸着她的瘦弱的發熱的手，我看見她的憂鬱的、焦慮的眼睛帶了請求和渴慕望着我，我聽到那些可怕的話語：「兒女們會沒有人照料了——他們會變成孤兒——一切都會完結的，你只是在等待……爲着兒女們的緣故你放棄牠罷，你不要自己去防禦那污泥……讓我，我來保護你——你會弄得很清白的，只要我的身體能夠稍微強健一點——可是不，我不會再好起來了。你不要離開兒女！」我對她一百次重說着我的允諾。

在這些談話的某一次中間，娜達麗突然問起我：「他給你寫過信嗎？」^{①②}

① 她已經聽見了關於那件事情的傳聞，據我想這並不是偶然的。馬利亞·加斯帕夫洛夫娜·奈黑爾

② 從巴黎寄來的信裏便隱約地提起過那封信，馬利亞在巴黎從N·梅骨諾夫那里知道了那件事情。

——著者

「是的。」

「把信拿給我看看。」

「你看牠做什麼？」

「我想看看他能夠給你寫些什麼……」

我聽見她提到那封信時我差不多很高興；我急切地希望知道究竟他攻擊她的那些話裏面有沒有一點點的真實……我決不能夠這樣問她，但是現在她自己親口問起那封信，我能夠抑止我的願望，我想着我的疑惑不會消滅，而且在她的嘴唇永遠閉上以後牠也許還會增加，我自己也感到恐怖了……

「我不想把信給你看，不過你告訴我，你說過這樣的話……？」

「你怎麼能夠想到這種事！」

「是他寫着的。」

「這簡直叫人不能相信——是他親筆寫的……？」

我把信摺起來只露出那一段，拿給她看——她看了一下，沉默片刻，然後悲痛地說：『多麼下賤！』

從那時候起她的輕視就變成了憎恨，她以後再沒有說過一句寬恕他的話，也沒有
一點憐憫他的表示。

在這次談話的幾天以後，她便給他寫了下面的信：

『你的壓迫和你的不名譽的行爲，使我不得不把我對你說過幾次的話再寫一次，而且當着一些證人的面前寫下牠來；是的，我的癡迷是很大的，盲目的，但是自從你離開這里以後，你那背信的性格，你那放縱的利己心已經完全地表現出來了，而同時亞歷山大的善良和真誠卻是一天一天地增加。我的不幸的癡迷只是一個新的台座來安放我對他的愛情。你想把污泥塗在那個台座上面，可是你一點也不能破壞我們的結合，牠現在比從前更堅強，更穩固。你對一個女人的攻擊和誹謗不過引起亞歷山大對你的輕蔑，你用這個下賤手段玷辱了你自己。你曾經不斷地說

起要嚴正地尊重我的意志，熱烈地愛着我們的兒女，如今這尊重和這熱愛又在什麼地方？並沒有多久以前你還發過誓說，你寧肯自己從地面消去，不願給亞歷山大帶來一刻的痛苦。我不是時常對你說過我不能夠一天和他分離，倘使他離開了我，縱使他死去——我到死也會過着孤獨的生活……？

『至於我允許你將來和你再見，我確實說過這個約言——我那時還憐惜你，我希望我們的分別是平和的——但是你卻使我不能夠履行我的約言了。』

『自從你離開以後你就開始來折磨我，你先要求我答應一件事，以後又要求另一件事情。你說你要隱匿多少年，要到埃及去，只要你能夠帶走一點點希望。你看見這種話沒有效用，你又接連地提起一些荒謬的事情，都是不可能的，可笑的，後來你便拿宣布來威嚇我，想使我和亞歷山大完全分開，想使他動手殺你，和你決鬥，最後你又拿可怖的犯罪的事來要挾。這些威脅對我並沒有效力，你用的次數太多了。我現在對你再說一次我在上封信裏說過的話：「我留在我的家中——我的家便

是亞歷山大和我的兒女。」倘使我不能夠留在這裏做母親和妻子，我也要留着做保姆和女僕。在我和你中間並沒有一道橋樑。你甚至使我如今憎厭過去了。

娜達麗·赫爾岑

一八五二年，二月十八日，在尼斯。

幾天以後信從楚利克退回來。黑爾威席沒有開封，便將原信退回；這信是作為掛號信寄出的，上面還蓋着三個火漆印，現在同着收條一起加封寄回來了。

「要是這樣，這封信一定要讀給他聽，」娜達麗說。

她差人把豪格、德西葉、恩格爾孫、奧申義和福黑特請了來，她對他們說：

「你們知道我多麼想替亞歷山大辯護，可是我能夠做什麼呢？我整天縛在牀上動都動不得。我的病多半不會好了——那麼讓我和平地死去，我相信着你們會實行我這個最後的要求。那個人把我的信退回來了；我要你們中間的一個人當着證人的面前把信讀給他聽。」

豪格拿起她的手說道：『你的信一定會讀給他聽的，我拿我的性命來拚！』

這個質樸的豪爽的動作使我們大家都受到感動——那個懷疑派的福黑特出去時興奮得和狂熱的奧申義一樣，奧申義一直到他的最後的日子，仍還保持着對娜達麗的熱烈的敬重。他去巴黎以前我最後一次看見他時（一八五七年尾）^①他還帶着溫情（也許還帶了一點隱微的責備）談起娜達麗。在我們兩個人中間，奧申義決不是那個可以被批評作道德上矛盾的人——言行不一致的人！

有一次在晚上，或者已是夜深了，我和恩格爾孫有過一個長久的憂鬱的討論。後來他回到他的房間，我也到樓上去。娜達麗靜靜地睡着；我在她的寢室裏停留了幾分鐘，便走到花園裏去。恩格爾孫的窗戶開着。他愁煩地站在窗前，吸着一支雪茄烟。他說：『好像

① 奧申義在第二年正月十四日在巴黎勒伯勒街投彈行刺拿破崙三世，失敗被斬首。拿破崙三世甚

命運就是這樣，」便向着我走來。「你爲什麼不睡覺？你爲什麼出來？」他問我道，他的聲音裏帶着一種激動不安的顫抖。他抓住我的手繼續說下去：「你相信我對你的無限的友愛嗎？你相信在全世界中我沒有一個比你更親近的人嗎？」——讓我來對付黑爾威席罷——用不着什麼榮譽法庭，也用不着豪格——豪格是一個德國人——把替你復仇的權利給我，我是一個俄國人……我想好了一個完全的計劃；我需要着你的信賴，你的祝福。」他帶着蒼白的臉色立在我面前，他抄着兩手，站在卽來的黎明的光亮中。我深深地感動了，我快要含着眼淚撲到他的頸上去。「我寧肯馬上滅亡，就從地面上消滅，我不願意看見這個把我一生視作神聖的東西大半牽連在裏面的事情和平了結！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然而沒有你的信賴，我的手便不是自由的。坦白地告訴我：是，或者不！倘使是個「不」字——那麼再會了，大家都該倒楣，你，我也會倒楣的。我明天就走，你不會再得着我的信息了。」

「我相信你的友情，相信你的真誠，但是我耽心你的想像和你的神經過敏，我也不

大相信你的實際的能力。在這里的所有朋友中你是和我最親近的，但是我應該承認，我想你也許會弄糟事情，而且給你自己招來麻煩。」

「那麼你以為豪格將軍就有實際的才能嗎？」

「我不是這樣說，不過我相信豪格是一個更實際的人，正如我以為奧申義比豪格還要實際一樣……」

恩格爾孫不肯再聽下去了——他開始用一隻腳跳舞着，唱着歌，最後鎮靜下來，對我說：「你對啦，你對啦，你現在也知道了。」他把手放在我的肩頭，低聲說：「我正是同奧申義，同那個地上最實際的人一起想出那個計畫的。來，父親，把你的祝福賜給我們。」

「但是你肯答應你做任何事情都要預先告訴我？」

「是。」

「那麼把你們的計畫告訴我。」

「我不能夠，無論如何我現在不能夠告訴你。」

以後是一陣沉默。他要做的事情是不難想到的。

「再會罷，」我說，「讓我想一會，」過後我又不能不加上一句：「是什麼東西使得你告訴我這事情呢？」

恩格爾孫了解我的意思。

「這是我那個倒楣的軟弱，不過沒有人知道我告訴過你。」

「但是我知道，」我回答道，「我們就分開了。」

我一方面耽心着恩格爾孫的安全，一面又害怕會發生什麼災禍，那對於病弱的娜達麗將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因此我不得不阻止恩格爾孫實行他的計畫。與申義搖着他的頭，表示惋惜——這樣我不但沒有懲罰黑爾威，我反而救了他，不過這自然不是爲了他的緣故，也不是爲了我的緣故。這完全沒有「多感情」或「大量」的意味。

事實上對於這個已經現出了原形的英雄，怎麼能夠有大量和同情呢？愛瑪有點警醒了，她因爲福黑特談起她的佐治時並不客氣便和他（指福黑特）吵了架，她請求查

理·埃特蒙寫信給黑爾威席，勸他安安靜靜地住在楚利克，不要再惹事情——否則對他只有不利。我不知道查理·埃特蒙怎樣寫法，他的工作並不是容易的。然而黑爾威席的回答卻是很奇特的。他最先說不管是福黑特一家或查理·埃特蒙，他們都不配來論斷他，然後又說，是我破壞了我和他中間的約束，因此全部責任都該我一個人担負。他談過了種種事情，而且替他自己的那些曖昧不明的行為竭力辯護以後，又歸結道：「我甚至不知道這是否可以稱作背叛。那班俗人仍還在談金錢的事。爲着澈底解決那個無謂的控告起見，我可以公開地說赫爾岑花掉幾千法郎，作爲支付我們在鬱悶時期中共同過的那些煩悶與愉快的日子的代價，這並不算多！」查理·埃特蒙說：「這真了不得！這真漂亮！不過這是 *Niederträchtige*（卑鄙）」賀次基^②卻回答黑爾威席說，對這種信函的唯一回答便是手杖，他們下次會見時他一定要打他（黑爾威席）一頓。黑爾威

② 賀次基是波蘭的亡命者——譯者

席便寂然無聲了。

2 死

春天一到，娜達麗的身體也比較好了一點；她會在一把安樂椅上坐個大半天，她可以自己梳頭，這是她生病以來的第一次，而且她不久還可以靜靜地聽着我給她朗誦書籍而不覺得吃力了。

我們正計畫着，等她的身子再好一點，我們就到塞維爾或加的斯去。她渴望着身子早點強健起來，她很想活，她很想到意大利去。

自從黑爾威席把信退回以後，就再沒有一點風波了，好像他們夫婦自己也覺得他們已經走到一個很少到過的限度，而且已經跨過了牠，所以又停止了脚步。

她還不會下過樓，她也並不急着要到樓下來；她打算在三月二十五日，我的生日那一天下樓。她做了一件白色螺角羊毛布的束帶上衣，預備在那天穿，我又給她在巴黎訂

購了一件麂皮大衣。前兩天她自己還寫了或者又叫我寫下來那天除了恩格爾孫夫婦，奧申義，福黑特，莫狄尼和帕切里夫婦外，還應該邀請的客人的名單。

就在我生日的前兩天阿爾加傷了風，在咳嗽，這時候城裏流行性感冒正盛行。娜達麗夜間起來兩次，到孩子的房裏去看阿爾加。這是一個溫暖的夜，但有風暴。她早晨醒來，就得了厲害的流行性感冒——她咳得很痛苦，到了傍晚又發起熱來。

我們耽心着她第二天會不能起床，在發了一夜的寒熱之後，第二天她更是十分虛弱，而且病狀更趨嚴重了。我們所如此絕望地依附着的一切微弱的希望都被打碎了。那不自然的咳嗽聲裏帶了一種兇惡的威脅。

她不肯答應辭謝賓客。所以在午後兩點鐘，我們就坐下來用餐了，少了一個她，大家都焦慮，都憂鬱。

帕切里夫人帶來她的丈夫為我的生日作的一首歌。她是一個沈靜，悵鬱而心地善良的女人。她好像被一種憂愁時時折磨着——或者貧窮的担子壓在她的肩，上太沈重

了，再不然便是在那些沒有間斷的音樂功課之外，在那個平凡柔弱而且深知自己天分不及妻子的男人的熱戀之外，生活還使她更希望着另外的一點東西。

在我們家裏，她比較在她的別的學生家裏得着更多的親切的待遇和一個更熱烈的歡迎，她後來便以南方人的熱情來愛娜達麗了。

吃過飯她上樓去陪病人坐了一會，然後回到下面來，她的臉白得像一張紙。客人們請她把她帶來的歌唱一遍；她在鋼琴前面坐下來，在鍵盤上打了幾下，開始唱起那首歌，忽然她帶了驚恐的眼光看我一眼，就迸出了眼淚，讓她的頭落在鍵盤上面，癡癡地啜泣起來。我們的宴會就這樣地完結了。

客人們差不多不說一句話就靜悄悄地散去了，彷彿有一塊石頭壓在他們的心上。我走到樓上去。那可怖的咳嗽聲繼續響着。這是葬禮的前奏曲。

而且葬禮有兩次。

在我的生日過後不到兩個月，帕切里夫人也被埋葬了。她騎驢子到門托勒或洛加

布朗去。意大利的驢子便在夜間登山也不會失脚。然而這一次那匹驢子却在白晝裏顛躓了——這個不幸的女人跌下來，滾到尖利的岩石上面，帶着可怕的痛苦當場死去了。……我在羅加諾接到這個消息。① 那麼她也是沒有了。以後還該什麼怪誕荒謬的事情接着來呢？

在一切都被慘雲籠罩了以後……又來了一個極其陰鬱的黑夜，牠在我的記憶中很模糊，要形容牠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無益的。……這是一個苦痛、焦慮、不眠的時期，這是驚愕地感到恐怖，同時感到自己的精神的衰弱和身體的異常強健的一個時期……屋裏的一切好像都已經崩壞了。有一種特別的混雜和紛亂，一種倉皇和騷擾，僕人們都是精疲力竭了；跟着死的逼近，又來了新的是非，新的卑賤……運命並不會憐惜我，人也不肯減輕我的苦痛；他們似乎在說：他的肩頭很寬，就讓他把牠担着罷。

① 這是娜達麗死了以後的事——譯者

在娜達麗逝世的三天前，奧申義交給我一張愛瑪寫給娜達麗的字條。她要求娜達麗寬恕她所做過的一切對不起她（娜達麗）對不起我們的事情。我告訴奧申義，我現在不能把信拿給病人看，不過我非常看重那種引起愛瑪寫這些話的感情，我願意接受牠們。我不但這樣，並且在娜達麗的最後的平靜的時間中，有一次我還安靜地對她說：「愛瑪要求你的寬恕。」她冷冷地微微一笑，並不說什麼。她比我更知道那個女人。

晚上我聽見彈子房裏有人在高聲談話，那里原是我们的親近的朋友平時聚談的地方。我便走進那個房間，看見他們正談得很起勁。福黑特大聲在說話，奧申義極力解說什麼事情，臉色比平時更顯得蒼白。他們看見我進來一齊閉口不響了。

「這是什麼一回事？」我問道，我覺得一定又有什麼新鮮的花樣了。

「好，」恩格爾孫答道，「我們守着祕密有什麼用處？然而這樣一條頓人的精製品，牠真是漂亮得很，我敢打賭牠是從來沒有見過的……英勇的愛瑪差與奧申義來對你說，你既然寬恕了她，那麼爲了證明起見，就請你把你從前替他們還債時她給你的一張

「萬法郎的借據交還給她。這樣值價，這樣值價。」

奧申義有點不好意思，便接着解釋道：「我想她多半發昏了。」

我把她的字條拿出來，交給奧申義，我對他說：「告訴那個女人，她討的價錢太高了——倘使我要把她的悔悟的感情來估價，我也不會估價到一萬法郎！」

奧申義並沒有把字條帶去。

在她的臨危的病榻旁邊，我竟然被拖到這種污泥裏去過：這是什麼意思？是瘋狂或者惡意，是墮落或者愚鈍？

四月二十九日的晚上馬利亞·加斯帕洛夫娜到了。娜達麗一天一天地等着她。她求過馬利亞好幾次，要她來，因為她怕恩格爾孫夫人會自動地來管教她的兒女。她每點鐘都盼望着馬利亞來；馬利亞的信一到，她就叫豪格和沙夏到瓦爾的橋上去接她。然而不管這事情，和馬利亞·加斯帕洛夫娜見面却使她十分激動。我記得她發出一個微弱

的叫聲，差不多是一聲呻吟，喚道：『馬霞』^⑤以後就不能夠再說一個字了。

她生病時已經懷了幾個月的孕，朋非士和福黑特都以為她這情形對於治好她的肋膜炎會有幫助。

馬利亞·加斯帕洛夫娜的來促成了她的生產，這比較我們所預期的容易得多；嬰兒活着，可是她的力量却竭盡了。接着是一個可怕的虛脫。嬰兒是在清早出世的。到了傍晚，她便要我們把那嬰孩給她，又要把孩子們喚來。醫生吩咐過房裏需要絕對的清靜。我求她不要做這事情。她溫柔地望着我。

『你也聽從他們的話，亞歷山大』她說：『你當心你以後不要爲了奪去我這一刻的光陰而十分後悔呢。我現在覺得好些了。我要親自把嬰兒拿給孩子們看。』

我去叫了孩子們進來。

她沒有氣力抱住那嬰兒，就把他放在她身邊，她帶着光輝快樂的面貌對沙夏和達說：『這是另一個小弟弟。你們一定要愛他。』孩子歡迎地跑上前去吻她，又吻那嬰兒。我記起來幾天以前娜達麗曾經望着孩子們背誦了下面的詩句：

「但願年青的生命

在墓門口游玩嬉戲。」

我充滿着悲痛，默默地望着這個垂死的母親的神聖的願望。⑤⑥ 孩子們去了以後，我便懇求她休息一下，不要再說話。她打算休息，然而却不能夠：淚珠沿着她的臉頰流下來。『記着你的允許……呵，想起他們會孤零零地留在世上，沒人照料……而且是在外國，這是多麼可怕……然而真的就不能夠有一點希望嗎？』

她把她那交織着懇求和絕望的眼光定在我的臉上。這些轉變，（這些從可怖的絕

⑤⑥ Apothosis 意思是「尊為神」，「極高的崇敬」。我找不到適當的譯語，故改譯作「神聖的願望」。

望移到虛幻的病愈的轉變，在最後那幾天裏不可言說地撕裂着我的心。在我差不多快完全失掉信心的時候，她便會握着我的手對我說：『不，亞歷山大，不能夠這樣的，這真是太愚蠢了，我們前面還有一個生活等着我們呢，只要這虛弱會過去就好了。』

希望漸漸地滑走了，那是牠自己慢慢地淡下去的，代替牠的便是那說不出地憂鬱的，靜寂的絕望。

『我不在這裏的時候，』她會這樣地說，『一切總會有人來安排的，我不能夠想像我死後你會怎樣地過活，看起來孩子們是多麼需要我——可是當我想到——就是沒有我他們也會一樣地長大成人，而且一切都會照常進行，好像以前就是這樣的。』她還說了幾句關於兒女們，關於沙夏的健康的話，她說她看見沙夏在尼斯身體比較強壯了一點，而且福黑特也承認這個，她很高興。『好好地看待達達，你待她要很細心——她的性格是深而含蓄的。』她又嘆息說：『呵，只要我能夠活着等到我的那達立亞來這裏就好了……』過了片刻，她又問道：『孩子們都睡熟了嗎？』

『是的，』我說。

遠遠地起了一個孩子的聲音。

『這是阿倫加，』她說，並且微笑了（這是最後的一次的微笑。）『你去看她要什麼？』

到了夜裏，她很苦惱，她不作聲，却向我示意她的枕頭放得不舒服；但是我雖然把枕頭給她放好了，她依舊不能夠安靜，她帶着痛苦甚至帶着煩惱繼續不停地把她的頭移來移去；後來就沈沈地睡去了。

到了半夜，她把手動了一下，像是要喝水；我拿了一調羹橙子汁，裏面滲着糖和水去餵她，她的牙齒却閉得緊緊的；她已經不省人事了。恐怖使我變成了麻木。天剛剛亮，我拉開窗帷，我帶了一種木然的絕望的感覺，看出來不僅是她的嘴唇，甚至她的牙齒也變成了黑色。

這是什麼一回事，爲什麼會有這可怕的昏厥，爲什麼會有這黑的顏色？

朋非士醫生和卡爾·福黑特整夜都坐在客廳裏面。我去把我所看見的告訴福黑特。他避開我的眼光，不回答一句話，就跟着我上了樓。已經用不着回答了。她的脈差不多停止跳動了。

在正午的光景，她恢復了知覺，叫人把孩子們帶了來，然而却沒有說一句話。

她以爲房裏很黑暗。在白晝裏這樣的事情是第二次了。她問我爲什麼不點燃蠟燭（桌上正燃着兩支蠟燭）我又燃了一支，然而她沒有看見，她說房裏還是黑暗，「啊，親愛的，我的頭痛得很！」她說，此外還說了兩三句話。

她拿了我的手（她的手已經不像一隻活人的手了），把牠放在她的臉上。我對她說了幾句話，她含糊地回答着，她的知覺又失去了，而且就再也不會回來了……

她繼續保持着這種狀態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就是從五月一日正午或一點鐘左右到二日上午七點鐘。我盼望着再一句話……一句話……或者那最後馬上就來！這可怕的殘酷的十九個鐘頭！

有時她回復了一半的知覺，清清楚楚地說她想脫掉那件法蘭絨衫，那件上衣，要我給她一方手帕，以後就再不作聲了。

有幾次我開始說話：看起來她是聽見了的，可是不能夠開口應一聲，她的臉上現了一個深的苦痛的表情。她兩次緊緊握着我的手，這並不是在抽筋，却是有意做的。到了早晨六點鐘，我便問醫生還會支持多久。「不會多過一個鐘頭。」

我便走進花園去喚沙夏。我願意他把他母親的彌留情況永遠留存在他的記憶裏。我和他上樓的時候，我告訴他什麼樣的一種哀愁在等着我們。他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他臉色蒼白，而且差不多要暈倒了，他跟着我走進房裏去。

「我們挨着身子跪在這里罷。」我指着床前一塊地毯對他說。她的臉上淌着汗，她的手拘攣地抓住她的上衣，好像要把牠脫掉似的。她發出幾聲呻吟，幾個聲音，這使我想起了瓦金^①的臨死的掙扎——於是連這些也停止了。

醫生拿起她的手，然後放了牠，牠像一塊石頭落了下去。

沙夏抽泣着。我記不清楚起初做了些什麼事情。過後我就跑開，跑進廳子裏面，在那裏遇着查理·埃特蒙，我想對他說幾句話，然而我却只發出了一個我從來沒有吐過的聲音。我站在窗前，癡癡地望着下面蠢動着的閃光的海。

於是我突然記起了那一句話：『好好地看待達達。』我耽心那孩子會給駭壞了。我先前吩咐過衆人不要告訴她，但是這靠得住嗎？我把她找了來，我們兩個關在書房裏面，我叫她坐在我的膝上，我慢慢地一點一點地使她到最後纔知道她的母親死了。她全身顫抖着，臉上紅了幾塊，眼裏淌出了淚……我帶她到樓上去。那里的一切都已經改變了。娜達麗躺在一張裝飾着鮮花的床上，好像還活着似的，在她的身邊睡着那嬰兒，他也是在那晚上死去的。屋子裏飾着白布，而且充滿着鮮花。意大利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有藝術的趣味，所以知道用點什麼東西來安慰減輕這死的慘痛。那個受了驚嚇的孩子被這美

麗的環境感動了。『媽媽在這里，』她說；但是當我抱起她，她用她那小嘴去吻她母親的冰冷的臉的時候，她忽然瘋狂似地大聲哭起來。

我再也不能夠忍耐了，我走了出去……

過了一點半鐘，我一個人又坐在那扇窗戶前面，而且又茫然望着海和天。門開了，達達走進來。她走到我身邊，撫慰我，用一個驚懼的低聲對我說：『爹，我是個好孩子，不是嗎？我哭得並不多。』我悲痛地望着這個可憐的無母的孩子。我心裏想道：『是的，你應該做一個好孩子。你不會知道母親的寵愛，你不會知道母親的愛，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牠們的。你的心裏會開着一個缺口，你不會經驗到那最好的最純潔的獻身的愛了，那是世間唯一沒有一點私心的獻身的愛。你將來也許會自己感覺到的，可是決沒有人會代你感到這個。一個父親的愛怎麼能夠和一個母親的愛的悲痛相比呢？』

娜達麗躺在鮮花中間。百葉窗已經拉下了。我和平日一樣地坐在床邊的椅子上，就是平日坐的那把椅子；周圍十分靜寂，只有海水在窗下激盪。彷彿有一個極微弱的呼吸

聲從她的唇邊發出來。

悲哀和慘痛緩緩地沉靜下去，好像苦難已經不留一點痕跡地過去了……我守着，我守了一個整夜。倘使她真的醒了起來，又怎樣呢？

她並沒有醒起來；這不是睡，這是死。

那麼這是真的了。

地板上和樓梯下面灑滿了一簇簇的橘紅色的天竺葵。那芳香甚至到現在還使我像觸電似地顫抖起來，我記起那一切的詳情，一點也不遺漏；我又看見那飾着白布的房間，還有那罩上套子的穿衣鏡；在她的身邊，躺着那嬰孩的黃色的身體，他也像是睡着了沒有醒過來，他的身上也蓋了鮮花；她的冷冷的，冷酷得可怕的眉毛……我沒有思想，沒有目的，急急走進花園裏去。我們的弗郎沙躺在草上，像一個小孩似地抽泣着。我想和他談話，却沒有聲音，我又跑回那邊去。一個我不認識的太太，穿着全身的黑衣服，後面跟着兩個小孩，她輕輕地打開門——她要求我允許她背誦一篇天主教的禱辭——我自

已也預備和她一起禱告。她跪在床前，小孩們就跪在她旁邊，她喃喃地唸着拉丁文的禱辭。小孩們輕輕地跟着她唸，過後她對我說：「他們也是沒有母親的孩子，他們的父親又在遠地方。你參加過他們祖母的葬禮。」他們原來是加里波的的孩子。

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我們的天井和花園裏面就聚集了大羣的亡命者。他們是來送她到墓地去。

福黑特和我兩人把她放進了棺材，過後棺材就被抬出去了。我堅定地跟在後面走着，一面拉着沙夏的手，一面想道：人們被牽去受絞刑時，他們就是這樣地望着那人羣罷。街上有兩個法國人（我記得裏面有一位是福格伯爵）帶着嫌恨和嘲笑，指着我們這行列，說不該沒有一個牧師。德西葉便責斥他們。我很驚惶，做了一個手勢叫他停下來；靜寂是最要緊的。棺材上面放了一個花圈，是用深紅色的小朵薔薇花做的。我們每個人攜了一朵，這好像一滴血，滴在每個人的身上。

我們走上山坡的時候，月亮升了起來，海也燦爛地在閃光，這海對於殺死她的事情

也是有分的。我們把她葬在山坡上，這塊地方突了出來，一邊看得見愛斯德勒，另一邊又看見哥爾尼西。這周圍也有一個花園。那麼她依舊躺在萬花叢中，就好像她躺在床上那樣……

兩個星期以後豪格記起了她的最後的願望和他的約言，他同德西葉便準備着到楚利克去。

馬利亞·加斯帕洛夫娜要回巴黎去了。所有的人都勸我把達達和阿爾加讓她帶走，我自己便帶着沙夏到熱那亞去。

要和她們分別，這個念頭很使我痛苦，然而我已經不相信自己了。我想這樣處置也許對於她們真會有更多的好處；要是對於她們有更多的好處，那麼就這麼辦罷。我只求馬利亞不要在五月九日以前把她們帶走，那天是我的結婚第十四週紀念日，我想和我們在一起過一天。

在第二天我把她們送到了瓦爾橋上。豪格把她們送到巴黎。我們望着海關人員，和

各種各類的警察在麻煩來往的旅客。

豪格丟失了我送給他的那根手杖，他到處找尋牠，很煩惱。達達哭着。賣票員穿着制服，坐在車夫旁邊。四輪驛車沿着德拉基良街開去了，我們，德西葉，沙夏和我便走向橋這面來，雇了一部馬車，駛到我住的地方。

我現在沒有家了。孩子們一走，家庭生活的最後的痕跡也消滅了。每件東西都帶了獨身者的樣子。恩格爾孫和他的妻子兩天以後也離開了這個地方，一半的屋子都關閉起來。德西葉和挨特蒙搬到我家裏來住。女性的成分完全被掃去了。只有沙夏的年齡和容貌還使人想起這裏曾經有過別的東西……而且使人記起一個失去了的人。

在這葬禮後的五天黑爾威席寫信給他的妻子說：「這個消息使我十分難過。我充滿了陰鬱的思想。把虎哥·浮司葛諾^②的 I Sepolari^③ 用第一班郵件給我寄

② 意大利的著作家和詩人（1778—1827）——譯者

③ 這是浮司葛諾的詩集墳墓——譯者

來。』在以後的一封信裏他又寫着：『我同赫爾岑和解的時候到了。我們的爭吵的原因已經不存在了……只要我能夠同他見面——他是唯一的能夠了解我的人！』

是的，我的確了解他。

3. 附錄

豪格同德西葉一天早晨到黑爾威厝住的楚利克的一家旅館裏去。他們詢問侍役他是否在家，茶房回答他在家，他們吩咐侍役不用通報只帶他們到他的房間去。黑爾威厝看見他們就戰抖起來，臉白得像一張紙，他走下牀來，一言不發地把身子靠在一把椅子上。

『他的樣子真難看——恐怖的表情把他的臉扭歪成了怪樣。』德西葉後來這樣對我說。

『我們到你這裏，』豪格對他說，『是來實行我們死友的願望。她躺在垂危的病榻

上寫了一封信給你——你藉口說她寫這封信不是出於她的本意，也不拆開信看，就原封退了回來。她自己差德西葉同我兩個來向你證明那封信是她親筆寫的，而且是出於她自己的意思，她還要我們兩個把原信高聲讀給你聽。」

「我不願意——我不要……」

「你坐下，聽我讀罷，」豪格揚起聲音說。

他們坐下來，豪格拆開信，卻從裏面抽出了一張黑爾威席親筆寫的字條。

當那封信（我是故意用掛號寄出的）退回的時候，我把牠交給恩格爾孫保存着。恩格爾孫看出來，信封上的火漆印有兩個是改做過了的。

他對我說：「你可以相信那個傢伙已經讀過了信，因此他才把牠退回來。」他把信拿到蠟燭前面照給我看，現在裝在信封裏的不是一張信紙，卻有了兩張。他問道：「誰封的信？」「我封的。」「裏面再沒有別的東西嗎？」「什麼也沒有。」

於是恩格爾孫拿了一張同樣的信紙，和一個同樣的信封，再蓋上三個火漆印，然後

跑到藥店去；他在那里把兩封信都秤過——那封被退回的信比較另一封重一半。他一路上唱着歌跳來跳去，一到家便對我叫起來：『我對！我對！』

豪格拿出字條，起先高聲讀着信，過後又看字條，這張字條的開始便是咒罵和責備，他把字條遞給德西葉看，又問黑爾威席道：

『這是你的筆蹟嗎？』

『不錯，是我寫的。』

『那麼你真拆過信了。』

『我沒有向你解釋我的行動的義務。』

豪格從德西葉的手裏拿回字條，把牠撕成粉碎，對着他的臉擲過去，一面說：『你真是一個卑鄙的東西！』

黑爾威席驚慌起來，他抓住拉鈴的繩子，用盡力氣不斷地拉着。

『你要做什麼？你發瘋嗎？』豪格說着，便抓住黑爾威席的膀子。黑爾威席用力掙開

了，便衝到門口，打開門，大聲叫起來：『殺人！殺人！』

聽見那暴亂的拉鈴聲和這個叫聲，許多人一齊跑上樓到他的房間來——侍役們和這個廊上各個房間裏的客人們全都出現了。

『警察！警察！殺人！』黑爾威席這時還在通廊裏叫喊着。

豪格走到他面前重重地打了他一記耳光，對他說：『聽着，你這混蛋，這是給你喊警察的酬勞。』

同時德西葉便回到房裏去，把他們的姓名和地址寫下來，默默地遞給黑爾威席。一羣看熱鬧的人都聚在樓梯上。豪格向旅館主人道了歉，便跟着德西葉走了。

黑爾威席馬上跑到警察署去，請求法律的保護，來對付那些被派來行刺他的人，他並且反覆地詢問他能不能夠爲着打耳光的事對他們提出控告。

警察署員當着旅館主人在場，問明了這個案子的詳細情形，他表示不相信那兩個人既然在青天白日之下這樣地走進旅館裏來，並且還留下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他們會

是受人雇用的兇手。至於進行訴訟，他覺得這倒是很容易的，而且他差不多可以斷定豪格會被判決繳納一筆數目很小的罰款，或者短期的監禁。

「不過在你的這個案子裏有點不方便的地方，」警察署員又說，「就是爲了要使那個先生得到懲罰，你必須公開地證明他果真打了你一記耳光，據我看來你最好還是不要計較——否則不曉得會引起什麼樣的結果。」

警察署員的道理勝利了。

我那時在羅加諾。我把這事情仔細想了一下，我覺得很不安：我知道黑爾威席不會向豪格或德西葉挑戰，不過我卻不能確定豪格會安安靜靜地離開楚利克，不再有什麼動作。倘使豪格要向黑爾威席挑戰，^②那麼，我打算處置這件事情的辦法就會完全給他破壞了。德西葉的好意和聰明，我是可以完全信賴的，然而他的法國人的脾氣又太重

② 他果真這樣做過了——著者

了。

豪格爲人非常固執，他又是像小孩子那樣地愛發脾氣。他不斷地同人吵嘴，常常動怒，他起初同賀次基，後來同恩格爾孫，以後他又同奧申義和意大利亡命者吵，（他終於使得他們成了他的敵人）奧申義帶着他的特有的微笑，微微搖頭說：「O, il general, il general Angi！」（呵，將軍，熬格將軍！）

卡爾·福黑特對於一切事物有着明晰而實際的見解，只有他一個人可以使豪格聽他的話。他對豪格很不客氣，他控告他，他嘲罵他，——豪格卻表示服從。

「你找着了什麼制服我們這個孟加拉將軍的祕訣？我有一次問福黑特道。

「你已經說出牠了，」福黑特答道，「你已經猜到了那個祕訣。我能制服他，就因爲他是一個將軍，而且他相信他是一個將軍。一個將軍知道服從紀律——他不能夠反對上級官員——你忘記了我是一個帝國的代表。」^①^②

福黑特說得很對。幾天以後，恩格爾孫在談話中不會留心到他在豪格面前講話，

他無意間說出來：『這種混蛋只有一個德國人可以做。』

豪格動氣了。恩格爾孫便向他（豪格）解釋說，他並不真有這個意思，這種無謂的話是順口說出來的。豪格卻說，他生氣的並不是因為恩格爾孫當着他的面說話，倒是因為恩格爾孫對於德國人抱着這樣一種見解。他便走出去了。

第二天很早他去找福黑特，看見福黑特還睡在牀上，便叫醒他，把恩格爾孫對德國的侮辱告訴了他，並且要求他做他（豪格）的證人，還請他把挑戰書給恩格爾孫送去。『怎麼，你以為我也像你那樣地發昏了嗎？』福黑特問他道。

『我沒有忍受侮辱的習慣。』

『他並沒有侮辱你。人說話有時也是隨便的——況且他向你道歉過了。』

『他侮辱了德國——應該使他明白，他當着我的面侮辱一個偉大的國家不能不』

受到懲罰。」

「但是爲什麼只有你一個人是德國的代表呢？」福黑特大聲嘲笑道。「我不也是一個德國人嗎？難道我就沒有像你那樣的保衛德國的權利嗎？——沒有比你更多的權利嗎？」

「當然，要是你肯來保衛牠，我就讓給你做。」

「好——不過你既然交給我，我就希望你以後不要來干涉。你靜靜地坐在这里，等我去看看，恩格爾孫是不是真有那個見解，或者這只是一句順口說出來的話——那時我們就會把你的挑戰書撕掉的。」

半點鐘以後福黑特到我家裏來——我完全不知道前一天發生的事情。福黑特走進來，像往常那樣地高聲笑着，一面問我道：「恩格爾孫是不是在到處跑來跑去？我已經把我們的將軍關在家裏了。你想想看，他居然因爲恩格爾孫說起倒楣的德國人時候不客氣，就要同他決鬥；我勸服了他，說這是我的特權。事情已經解決一半了；現在你應該使

「恩格爾孫平靜下來，倘使他不是在發昏的話。」

恩格爾孫簡直沒有想到豪格會氣得這麼厲害——起先他還想同豪格親自解釋一番，所以打算接受挑戰書，後來卻被我們說服了，我們便把豪格請來。這早晨「帝國的代表」便拋開他的水母和他的薩爾帕（屬原索動物）^②留在我家裏，一直到豪格與恩格爾孫兩人一面喝酒，吃着米蘭式的肉片，一面友好地談起話來，他才回去。

我從羅加諾又到琉森，在琉森我便遇到了一個新的問題。就在我到的那天，德西葉便告訴我，豪格寫了一篇關於打耳光的文章，把那件事情的元元本本都描寫出來了；他想把牠發表，德西葉費盡力量，纔用着他不能夠不先徵求我的同意就發表文章的話來阻止了他。豪格沒有想到我會不表示同意，便答應等待着我來。

「你一定要盡力阻止這篇不幸的文章發表出來，」德西葉對我說；「牠會毀掉一切

② ① 卡爾·福里特是一個博物學者，而且是十九世紀最優秀的生物學家之一——譯者

——牠會使你，使我們大家，使我們極其珍愛的那個記念都變成了一般人的永久的笑料。」

晚上豪格把原稿交給我。德西葉沒有錯，我要是受到這樣一個打擊，決不能夠再立起來的。在這文章裏他用一種非常熱烈的（對我和對娜達麗的）友愛的調子敘述一切事情，這文章是很可笑的，我以為是可笑的——在那個充滿着眼淚與絕望的時期裏，全篇文章寫成了散文體的唐·加諾斯的風格。一個人能夠寫出這種文章，他一定重視他的作品，那麼他不能沒有經過鬥爭就把牠放棄的。我現在擔任的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這篇文章是為着我的緣故，為着友愛的緣故而寫的，並且寫得很公平，很誠實，很光明；現在我不但不表示感激，我反而必須來給他毀壞那個在他的心裏已經生了根，並且把他抓得很緊的思想。

◎◎ 唐·加諾斯是德國詩人席勒的五幕詩劇唐·加諾斯便是劇中的主人公——譯者

我不能够妥協。我仔細思索了幾個鐘點以後，我下了決心給他寫一封長信；我感謝他的友愛，但是我請求他不要發表這篇文章。我說：『倘使關於那件可怕的事情果真需要發表文章的話，那個不幸的權利也應該屬於我一個人。』

我封好信，在早晨七點鐘把牠給豪格送去。豪格回信說：『我不贊成你的意見；我給你，也給她建立了一個紀念碑，我把你放到一個高得不可攻擊的峯頂上面，要是有人敢吐出一個對你不好的字，我就會使他閉嘴的。不過你有權利來決定你自己的事情，並且倘使你願意自己來寫，我自然就讓給你去。』

他整天都帶着不快活和煩躁的樣子。到晚上我忽然想起一件可怕的事情：『倘使我果真寫了的話，他就會豎起那個紀念碑的。』因此我在和他告別時，我一面同他擁抱，一面說：『豪格，不要同我生氣；真的，對這種事情我應該是最好的裁判官。』

『但是我並沒有生氣，我不過不痛快罷了。』

『好，你既然沒有生氣，那麼讓我把你的原稿帶去，你就把牠送給我罷。』

「我很高興。」

有趣的是從這時候起豪格在文學方面便對我存了一點怨心，後來在倫敦有一次我向他說起他給加里波的和麥啓孫②寫的信，文體過於雕琢，過於典雅，他便帶笑回答道：「我知道你是一個長於論辯的作家，你有一種屬於冷靜的理性的文體，但是詩和感情卻另有一種不同的語言。」

我又一次感謝我的命星，我不僅拿走了他的原稿，而且在我動身去英國的時候，我還把牠燒燬了。

打耳光的新聞傳布得很遠，很廣，在一份楚利克的報紙上突然刊出了一篇黑爾威席署名的文章。他說，那一記「出名的」耳光並沒有打過，相反的他推開了豪格，使得豪格的背在牆壁上擦過——凡是知道豪格的身體結實與舉動靈敏和這個巴登遠征軍

② R. I. 麥啓孫 (1792—1871) 英國地質學家——譯者

的領袖的脆弱與笨拙的人，便會明白這一件事更是不可靠的。他更說這是赫爾岑男爵用俄國金錢籌劃的一個範圍廣大的陰謀的一部分，他還說那兩個找他的人便是我出錢養的。

豪格和德西葉立刻在同一份報紙上發表了一個嚴正，簡明，慎重，尊嚴的聲明，說明那件小事的經過。

我又在他們的敘述後面附加道，由我出錢養的人除了僕人外，就只有黑爾威席一個，他在這以前的兩年都是用我的錢過活，而且我在歐洲的朋友中就只有他一個人欠了我一筆不小的款子。這個武器是我素來極憎厭的，我現在卻用牠來防衛我的受到誹謗的友人了。

對我的聲明，黑爾威席又在同一份報紙上說，他從不需要向我借錢，而且他也不欠我一個銅板。（總是他的妻子借錢來給他用。）

同時一個醫生從楚利克寫信給我說黑爾威席派他來向我挑戰。

我託豪格代我回答說，現在，和從前一樣，我還是認爲黑爾威席並沒有資格向我提議決鬥。我說，他的懲罰已經開始了，我要繼續走我自己的路。我們應該注意在愛瑪以外僅有的兩個左袒黑爾威席的人（這個醫生和李卻·瓦格納爾，^②那個前程遠大的音樂家）對黑爾威席私人都不存一點尊敬心。這個送挑戰書來的醫生並且附言道：「至於這回事情的是非曲直，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想參加一點意見。」他在楚利克還對他的朋友說：「我恐怕他不會實行決鬥的，他不過想惹起一場吵鬧，但是我不肯讓他來作弄我，拿我來開玩笑。我對他說過我還要帶一支實彈的手槍。這是用來對付他的！」

至於李卻·瓦格納爾，他寫信來向我抱怨豪格太粗暴，並且說，他對於這個他所愛的，他所憐憫的人不能夠下一個嚴酷的判決，還說：「他需要着體貼的待遇，那麼也許還可以從他的瑣碎的，女流氣的生活中，他的畸形的放蕩中自拔出來，恢復他的力量，做

② 李卻·瓦格納爾（1813—1883）德國音樂家，樂劇的建設者。——譯者

一個另外的人。」

在一切別的恐怖之外，再加上爲着金錢的吵鬧，這是很討厭的，然而我知道這對他卻是一個嚴重的打擊，這個打擊是全個資產階級的社會（這就是說，瑞士和德國的輿論全體）很了解，而且很重視的。

那張黑爾威夫人給了我，後來卻又想拿回去的借據還在我的手裏。我把牠交給一個公證人。

那個公證人一手拿着報紙，一手拿着借據，走到黑爾威那里去，要求他解釋明白。

「你看，這不是我的簽名，」他說。

公證人便把他的妻子的來信拿給他看，她在那信裏寫着她是替他借錢，而且他事前也知道的。

「我一點也不知道，而且我從沒有允許她這樣做過；不過你應該直接寫信到尼斯去問我的妻子。我和這事情沒有一點關係。」

「那麼你真不記得你允許過你的妻子……？」

「我不記得。」

「這倒是很不幸的事；這一來把這個很簡單的債務的問題弄成很複雜的了，你的債權人可以控告你的妻子詐欺取財……」

詩人聽見這樣的話毫不表示驚慌，他勇敢地回答說，這不是他的事情。公證人便把他的回答寫信告訴愛瑪去了。我也就沒有追究這件事，自然他們也沒有償還借款。

「現在到倫敦去……我們不能夠就這樣地放過那個混蛋，」豪格說。幾天以後我們卻從莫勒旅館的四樓上看着窗外倫敦的大霧了。

一八五二年秋天我遷到倫敦居住，跟着我的移居，我結束了我的生涯的最痛苦的一部分，而同時我的故事也就在這裡中斷了。

版初月八年九十二國民華中

刊叢活生化文

種六廿第

編主金巴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里 豐 慈 路 西 山 海 上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劇 戲 的 庭 家 個 一

著 半 爾 赫
譯 金 巴

元 壹 價 實

87

443312

443312

